



英國志

四

U 9  
3330  
4





9.330  
4



英國志卷之六

斯丟亞爾的朝

惹迷斯第一紀

英國慕維廉譯

斯丟亞爾的朝蘇格蘭王惹迷斯第六繼英女王以利沙伯之位號惹迷斯第一於是英蘇兩國合奉一王金銀錢鑄英法蘇阿四國號此其始也昔英先王顯理弟八遺言有云女兄之子孫在蘇者不得承吾統統歸女弟此時女弟之後無可以嗣統者英蘇夙構兵怨合為一家庶望太平故百姓樂有此事教中一海察爾至此王所管教會也一彪力單一加特力諸等即道有不同亦無異議以利沙伯死朝中大臣不待時日



立召今王蓋豫有成言矣惹迷斯弟一即位時年三十六歲已娶大坭國王女名安者立之為后生有二子顯理查爾斯一女以利沙伯一千六百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王在蘇國宮中夜已就寢忽叩門云有急足至壹丁不報英女王死俄而文書至諸大臣迎立為王速赴英倫王大喜行入英境與英之勳爵宴飲盤桓匝月方抵都城百姓見其威儀輕率語音蹇澁心頗不悅王每見人輒驚出必重衣防人行刺所行穢濁所言粗鄙其在蘇國大臣專政既為英王則輕意肆志以為人莫予違矣國有高門士所以輔益王家王有大過則必匡之惹迷斯不知乃以度外置之論者謂使異邦人來為英

王不先授以條例俾有遵循此大謬也先朝大臣大率由舊惟從蘇來者六人增置執政又濫與人爵賜世爵者六十二人為奈的者七百人此在五爵下不世襲以首輔西錫爾為色里斯不力亞爾蓋瑟勒爾以格敦為巴倫號以勒斯米亞特尼熱納拉此刑法訴罪之人哥克為奈的國人見其名器甚賤心輕之列國使人來賀即位無交鄰勞使人之禮與西班牙人盟好百姓未忘前仇甚不悅也七月二十五日即位國有大疫未能成禮而退始雖宴然未幾即有謀逆之事欲以兵劫王使變易制度者大臣聞之誅三人有告拉勒謀立王族女斯丟亞的亞拉北拉者此人為王近屬如王死無人則宜立者事實莫



英國志  
須有紀此事者初以爲實繼以爲誣卒成疑案蓋拉勒民所  
不喜以其在女王時與厄塞爲仇也西錫爾爲首輔心忌其  
能當議立時拉勒昌言能同民好惡則立之否則黜之是以  
王亦惡之哥克證成其獄囚於壘歷年十二發憤作史及詩  
他雜作並傳於世後身雖見釋罪猶未赦奉命率舟至桂亞  
那海濱歷險而回國人不悅西班牙人亦譖之於王遂殺之  
王之在位教中彪力單人冀其去國中虐政王在蘇國常用  
不勒斯比得教法此法乃教士及長老羣聚通議諸教會事  
及王來英彪力單人失望未幾國中二十五處教士八百二  
十五人上書求王改正前女王察爾至教事規條如此則亦

可屬王管治云云國中堪比日阿斯佛二大書院及諸教長  
凡在察爾至教會者羣起阻之王乃召兩造入寒敦廷議一  
千六百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正位而聽之來會者彪力單四  
人察爾至十八人餘環而聽者甚衆王聲色俱厲意存左袒  
彊彪力單人與察爾至從事不則加以重罪旋出榜示不從  
者逐出教會於是察爾至教會中諸教長有議其過甚者亦  
有喜其王之能左右之者然王之威力劫人卒以召衅教衆  
不服咸詣巴力門訴枉一千六百五年春巴力門弟一次入  
朝會議王能壓制教會而不能脅高門士欲擇高門士之能  
否而黜陟之又不能故至今惟高門士能握議會事權也衆



高門士又上書諫王言人主獨專教中威柄之非是宜獨聽  
巴力門又議及英蘇合爲一國事未定而散當第二次未會  
議之先羣不逞之徒結黨同謀大禍將起國人名曰火攻之  
策斯時冀教會得自主少減前女王苛政者非止彪力單卽  
加特力人亦然王未卽位陰慰加特力人許爲左右之前女  
王時律令加特力人不至察爾至教堂者有罪每月罰金廿  
兩王藉以自私蘇人之來乞恩者卽以此項予之三年捐罰  
甚重加特力人甚怨之於是羣聚而謀欲更張教事計於會  
議時掘地埋火具王及上下院人盡死乃可以得志不思如  
此則通國將盡滅加特力教波及教中無辜之人至今尙以

爲恨事也首謀者羅伯克的斯畢家本素封又一人名溫答  
又一人名來的又一人名縛格斯又一人名伯爾西相與密  
謀克的斯畢與諸人盟誓勿外洩別有教士祈拉得  
或言此人不預其謀然亦約略知其必有機事矣殘  
歲稅一屋鄰於巴力門院穴地於其下又於他處賃屋收貯  
火藥計既定一千六百五年二月巴力門當會議王下令勿  
議俟十月乃議叛黨無如何姑俟之又有五人入黨聞勞爾  
德士院下有窟室大喜向彼賃之不煩穴地乃埋火藥三十  
六大桶中置鐵石上蓋柴草謀於曠野十月將近加特力教  
中大有力者亦來相助一的必一路格烏一德勒山始頗疑



懼後卒從之作長引綫發火身可逸去十月王又下令巴力門於十一月五日會議叛黨備備以上院中亦有加特力人思所以救之克斯畢心頗不然欲祛諸人之惑乃往加爾納處問曰有一良策欲誅惡人株累善者何如加爾納對曰可然同謀者大半欲告戚屬是日勿往議會處德勒山甚慮其妹塔斯都登莽底格二亞爾十二月將盡莽底格特至郊外會食人頗訝之食時昏暮忽從者遞一急報入云不知何人所投封函並無名氏乃令同食者誦之云余勸汝及汝友宜自惜生命托故勿往會議今惡業已滿大刑將至勿輕視余言維遯荒乃免禍禍雖未形時乃

下三字  
恐行

甚鉅莫知所自誦畢眾愕然人思此必德勒山所為托人代作或云此事德勒山先告莽底格莽底格告西錫爾設為此舉以告同人而已則置身事外以掩其迹也明日或有告謀叛者此恐亦德勒山所為叛黨問德勒山此事何由人知答云不知遂去之事洩叛黨無走避意尙欲作亂以莽底處一書所言含糊事似未洩仍希僥幸此時惟恐西錫爾知之然西錫爾並不許人往驗埋火藥處故猶以為未知也縛格斯日則往視夜則往守十一月四日一大僚先往會議房驀遇縛格斯佯為不知初五日寅刻縛格斯出門即為迺弗的命從人執之逾時擒送議會諸大僚訊之



名字恐  
誤三誤

供吐鑿鑿詞氣忼慨並不株引他人問何故欲多殺不辜答  
 言治危疾必用危方此人既獲叛黨咸走避有至曠野相聚  
 謀反時收捕餘黨克斯畢伯爾西名來的者二人為收捕者  
 所殺其餘下獄大半縊死至死不悔自言獲福惟以所謀不  
 遂為恨置德勒山於壘欲細訊顛末無何遽死祈拉德格鄰  
 威加爾納皆為預知叛謀者祈拉德格鄰威一人  
 逃之他邦加爾納被議定罪誅之於是國人深恨加特力  
 人治以重律人所快意此時巴力門始願獻納於王俾之資  
 用但王無以酬答國人之意惟以之馳騁田獵門雞臂鷹夜  
 則飲宴淫樂顧時時與高門士相齟齬不喜法律之有成於

是高門士亦與王相抗其中大半彪力單人也刑官長哥克  
 以律法事亦與王相抗至今人猶賴之以不肯從王所欲也  
 於是執政大臣問哥克曰王者詔令與巴力門所議之律法  
 其權相等否對曰非巴力門議律王者不能變法如使王者  
 頒令言某人某事犯某法前此未有例禁不得為犯法也王  
 喜自主欲使海高密森衙門以教事兼轄政事遽執人下獄  
 詢之哥克答言此衙門無此權非古馬格那律也如妄執人  
 者格殺勿論或有言王可以彼政事衙門之事移就此衙門  
 辦理訊之諸刑官羣對以為不如律不可王聞此大怒言如



此則我反在律法之下矣。此言非叛逆而何。哥克侃侃言曰：神與律法之下，持正不撓，卒以此去其官，顧仍列高門士，持法甚力。寒敦格爾的之會議乃成。當是時，一千六百十一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新譯教書國語成，彪力單四教士進呈欽定。中有能者四十七人，共襄厥事。前後四年，悉依本文，明白曉暢。至今賴之。波羅特士，但亦往時有一刑法，戕害異端。是年有兼涉異端者二人，違教焚死。教大長亞下的性本慈惠，忽勸成此事，人疑受王指使。哥克毅然不可，諸刑官弗從之。百姓嗟怨，後有此事，不復能加以法矣。此二人為英國以異端受

誅之終事。後五十年，此律遂廢。波羅特士用此律，違其教旨，類於加特力人所為也。斯丟亞爾的氏亞拉北拉與黑耳德福亞爾之孫塞摩耳私為夫婦，此二人俱顯理弟七之裔，以有得國之理王故忌之下之獄，俱各逸去。塞摩耳逃之他邦，無恙。亞拉北拉被獲，械繫幽囚四年，以心疾死。塞摩耳後返國為黑耳德福馬貴斯，頗有聲名。事後王恭順，不念舊惡。一千六百十二年，王長子顯理死，年十八歲，次子查爾斯，即後王也。明年，王女以利沙伯嫁日耳曼來尼部長弗勒德力弟五為波羅特士人，國人喜之。此今之女王得立之由也。是歲五月二十四日，色力斯不力亞爾西錫爾死，其父素有大名。



彼亦繼之能曲事昏弱之君，驕奢淫虐，既為首輔，操心慮患，以終其身。逢君之惡，帑用日侈，又務與高門士辨駁律法，強令納賦於王。然高門士終不能遵法外之律，納額外之賦。王往往以已權與神之權相衡量，而欲頡頏之高門士，愈不能從。入朝相論諫，王怒而問曰：「亦知余欲爾納賦乎？」對曰：「不知也。」曰：「爾為吾民，獨不能周吾之急乎？」又對曰：「供王之度支，為國用則可，否則不能。」王不得已，以官爵鬻賣，設有成例，自宰相以下皆然。又新立一爵，曰「巴倫納」，在「巴倫世爵」之後，價值銀數千。西錫爾既死，王寵一庸人繼為首輔，兼攬大權，實無相度。曰「羅伯加爾」，以貌取之，授以非岡的之職。視中國子爵更

名羅折斯德，立取富貴，專倚阿弗伯立為耳目。此人較有才智，故任之。厄塞亞爾之婦，少年冶容，羅折斯德與之通，欲奪而娶之。阿弗伯立力諫以為不可，云：「如此則百姓不悅，同列忌爾者聞之，必陷不測之禍，不聽。」其婦聞之大怨，獻讒於羅折斯德，誣陷下獄，未幾即死。其婦與夫離異，竟成苟合。王實左右之，既婚，王賜以亞爾，又更名曰「索美塞」，事雖快意，無何遽敗。王又寵若爾，曰「味略斯」，而索美塞之權漸輕，謗讒私騰。時則宣布於外，道路藉藉，言阿弗伯立不得其死，為人所斃，迹不可掩。於是索美塞夫婦及從者，下吏對簿，俱不能無罪矣。質訊時，索美塞堅不肯承，諸勳爵窮究之，證據鑿鑿，其妻



乃吐實王乃誅其從釋其首赦其婦而寬索美塞之死復下  
 吏縱之逸歸田里終身不齒或言王與索美塞有詭秘事獄  
 急則語洩而身危故必不肯加害於彼當是時新用事者外  
 著威儀中尤貪鄙身出王宮廝養始為非岡的驟更升擢而  
 亞爾而馬貴斯而丟克並號伯金恒朝廷諸要職悉歸於已  
 索美塞敗時在王之末造九年自是王之權移臣下一千六  
 百十六年哥克失刑官之職明年瓊瑟勒爾以勒斯米死倍  
 根代之封以世爵號巴侖弗魯藍是年王始還北方巡幸蘇  
 格蘭意在立教中規制名曰以比斯哥伯與察爾至同言用  
 監師治理教會也  
 俾代不勒斯比得又欲立英教於蘇邦先是蘇邦有司行之

有年百姓弗從王故親往鎮壓使蘇教會必行英法然強民  
 之所不欲迨後卒以傾覆阿爾蘭教會規制略同而稍寬其  
 所立之法於民有益英人及蘇南方之民有移居於阿之北  
 部者此亦英地一千六百十八年王出榜諭禮拜日儀注俗  
 名之曰戲書令諸教院讀之大約是日拜經後男女可任意  
 嬉游毬射宴飲無所不至法與教書不合風俗坐壞有識者  
 痛恨之或著書以譏焉教太長不肯讀是書巴力門會議時  
 一少年言禮拜日固不必守教法哥克聞而責之高門士遂  
 逐之出一千六百十九年王后死未幾王女夫弗勒德力將  
 及於難薄希米之波羅特士教人悅之推為薄希米君既而



奧地利王來攻不能禦并失其世守之國與王女奔荷蘭困甚英民聞而憐之奧地利者加特力士教人也國人恐波羅特士教於此漸衰而王漠然置之民愈失望王意以薄希米乃奧地利屬地奧地利之王乃神之所立叛王卽叛神之命其女夫所爲同於叛逆雅不欲與加特力士人爲仇且慮其子與西班牙女之婚事或阻故耳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明光宗泰昌元年十二月也巴力門弟三集議此次議會之日最爲大事後二十八年後王被弑亦以其日禍始於此日矣是爲集議之終事所議卽王者病民之政廷論諸官府不法事中有倍根納賄於民時爲蓋瑟勒王所信任自

首其罪冀衆宥之兩院公議黜職且下之獄捐銀贖罪議上王去其後二項衆論不協至冬會散各憤憤去高門士立誓作一書言自主之道凡軍國大事得各陳所欲言此英國舊典書於日記傳鈔於外王見而大怒手裂之面斥高門士哥克及必米凡自主之士悉下獄自此王書幣往來爲其子與西班牙女連姻事國人惡之欲以波羅特士教女爲配而此教在列王中品居其次門地非耦無可擇聘者兩家媼議將定上於羅馬教王將使加特力教人得所便利無何遽出一意外事而中止伯金恒爲丟克有寵於今王欲自結於世子以其不久卽得嗣位也於是獻謀於世子查爾斯偕之赴馬



德里議媼西班牙都城二人潛身而往數從者隨之路出巴黎斯  
 變姓名為民一千六百二十三年二月啟行至十月而回始  
 至馬德里西人甚禮之伯金恒傲辟自若西之大臣不悅其  
 來也未攜英主書幣居間無權故西人不許與聞媼事伯金  
 恒挾忿歸而因民之不欲力阻其事王及世子皆從之明年  
 巴力門會議王宣言此媼不就眾諾之高門士定議出兵助  
 王婿返國王復為世子議昏於法蘭西王女亨略達一千六  
 百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感微疾死在位二十三年年  
 五十九歲王天性不淑國俗亦變為惡凡諸弊政習以成風  
 國中惟世家貴族或富有田產者尚持正守禮以高門士多

彪力單人即非彪力單人而相慕為善者有之當是時波羅  
 特士分三種大相逕庭一海察爾至此王之教會也違其先  
 哲遺意不欲更定教中規制加特力人謂是教祖使徒相傳  
 之教此中人亦云然故思相效法一彪力單此人恒守教中  
 理道而欲變其外之規制意在修教事故不離於教會一因  
 底本敦此教人數較少惟教事不欲稟命於王故離教會而  
 自立教院欲隨處人自為主遇有厲禁則遷往他國王在位  
 日英人始遷往亞墨利加一千六百七年當亞墨利加得地  
 後百有九年時有公司使人至勿吉宜亞築城名曰惹迷斯  
 墩一千六百十九年六月英之議會首集於此居頃之勿吉



宜亞地漸凋敝適因底本敦人來居北方勤於生聚使英人復興於此初因底本敦人爲有司所迫移居荷蘭間有新地如英地而教會能自主一千六百二十年未奉英王之命公之召遽往遷焉人稱之曰畢爾格林法忒爾士畢爾格林者行客也法忒爾者父也言此種人爲行客之父上一船名曰美弗樓耳至新邑居頗安之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名其所居之地曰紐伯來謀紐伯來謀者其人至自伯來謀感其善待名新地云始至憇一大磐石上後人以牆圍之留爲古蹟自英人移居亞墨利加此爲始事迄今遂成大國戶口至二千五百餘萬城郭宮室教學書院及火輪車等一切

興造隄岸海口河道水陸舟輿靡不完治由是爲史冊中第一太書特書之事英之朝廷雖政教紛爭而民力維勤商賈耕稼工作日有起色商船大小一千號人數盈萬公司船在印度甚夥彼地貨物至英價減四分之三王欲治蠶成絲移桑數十萬本來自法蘭西提舉市舶之官建置於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其明年減商人銀息每歲百分之八創造新聞紙王之末年市有馬車尙璽者維廉係教長嗣後不復有教士居蓋瑟之職矣

查爾斯第一紀

查爾斯第一者先王次子生於一千六百年十一月十九日



卽位於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明熹宗天啟五年也性頗和緩儀表儼然躬行節儉與乃父大異惟以君位爲神所授當自貴重不能屈於律法之下及見議於百姓思以定力立一切法然猶偏聽人言私疑不決詐術馭衆使人弗信顧謂事固當爾卒以此敗以此行於國中如終風之暴焉嗣位之初丟克伯金恒仍有寵王每與圖議乃成禍始伯金恒以僉王柄用身兼庶職錫予貴產價累百萬不徒亂政且侵教權與教士勞德相友善擢爲教太長不體教意惟力張羅馬教法王卽位月餘卽使代者往巴黎斯與法王顯理弟四之女爲婚成禮而還其俗婿可使代人代往婦家行夫婦禮實非佳耦以

法王女本加特力教中既及來歸而中懷嫉妬陰賊傲狠欲使英政如法政先王惹迷斯子女婚嫁門地各別查爾斯納加特力王女使王族薄待波羅特士教人後國人逐而誅之其女兄以利沙伯嫁波羅特士教之爲王於日耳曼國中哈諾威者厥後衰朝國祚卒移於哈諾威家王卽位詔下天降霍雨疫癘時行王后來歸時亦遇此災異王召巴力門徵納稅餉以先王前制使討壤地利故催民獻納軍需高門士議節省度支納商人一年之稅向例王甫踐祚商稅卽計王終身之用而進納焉此已與成例不符無何議定上其簿於勞爾德士勞爾德士猶不能從手抹此簿而中止先是將助弗



勒德力征埃斯地利兼伐西班牙時以計未定故不納稅國  
人稔知伯金恒挾私怨構兵非助先主女夫未幾又謂得就  
使納稅於王王卽以此項肆毒於波羅特士教人矣大修戰  
艦聲言往攻西班牙揚帆出海乃抵法蘭西海濱蓋王與法  
王聯姻發兵至羅舌欲害彼地波羅特士人名曰靴革諾舟  
中將士俱不前進折回英地願受刑法不願傷害教士也納  
稅於王之事高門士自來不使王得自主恐主之則於政有  
害在伯金恒未黜之前王之詔旨不行於高門士會議兩閱  
月而散國人時分二黨一朝廷之黨一百姓之黨黨朝廷者  
言政事宜從古法惟大君主之民無能逆黨百姓者中又分

二一惟欲王之詔令有所限制一兼欲修理教事二者俱力  
與王忤恐王得專政教則小民之志意不廣而潰敗益不知  
紀極也王任意出師舟抵西班牙海濱將士無勇且多疾疫  
迄未戰勝南亞墨利加產有金銀鑛西班牙人採取駕舟往  
來英師之來兼欲邀截此舟事亦不果伯金恒往荷蘭借餉  
遂往巴黎斯法人以其往年簡傲法相律出雷不使見法王  
自此王又構怨於法蘭西一千六百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成  
卽位禮以往時疫亂不克成禮也王衣白升坐故事王卽位  
衣紫以故廷臣咸諫且言昔力查第二顯理第六以白衣故  
不得其死王弗聽卒衣之國人號曰白王居頃之巴力門復



英皇志 世  
會議以伯金恒返而無所得也。有不從王旨者，王令出官於外，不預巴力門列。欲使高門士畏而不敢異，同終亦罔濟。國人滋怨，王又與勞爾德爲難，無故下二亞爾於獄，以其弗黨於伯金恒也。高門士言百姓願納賦稅，願王增修國政，無虐吾民，王弗能從。卒亦不納賦稅於王，於是高門士遂攻伯金恒，歷詆其不法數事。勞爾德共議於王前，王故左袒伯金恒，遂麾巴力門令退。勞爾德士中有言願少畱得畢其辭，王弗許。頃刻畱散會後，王下詔於國中，言子惟稟命於神，神佑民，作之君子之詔，旨民弗能違。又言爾民宜就巴力門議而納賦於子，國人不從，王乃下令彊借云：如再不從，卽罰充

水師如貴人不從，卽下之獄。於是大迺爾寒敦諸人悉下獄，有將此事鳴於有司，援哈比亞斯高伯斯之律以爭，云王者可以私意下人於獄，否或人之下獄，可僅以王之片紙，卽陷入囹圄否？王顧一意行權，臣下無能諫止。法司革羅諫，卽被黜。以海德代之衆官，依違而已。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夏秋之間，伯金恒不在國中，以與法蘭西修怨，啟王命已出兵於羅舌以助之。羅舌之民不納，以此土波羅特士未嘗叛法也。旣而他處波羅特士人聞英王助之，則倡亂。羅舌聞之，亦立紅旗而叛。法王路易率兵圍羅舌，伯金恒之謀遂沮。戰亦屢卻，兵敗而回。羅舌人失所恃，王終欲民納稅，大臣復勸集巴力



門釋前教大長高門士於獄以求解焉國人自選高門士不從王命前下獄者七十八人中有二十七人復充高門士一千六百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巴力門復會時明崇禎元年也王下嚴旨申飭意張甚及議期爲一年納稅於王增一條律言稅法宜悉依巴力門不得無故下人於獄論頗持平高門士悅而從之王乃面從然前大律法中久有此意矣當廷議時王以游辭亂之高門士聲色俱厲議初定王使人言於高門士毋得干預國政衆不聽斯比格爾忽昌言於衆曰王有旨汝等毋得妄攻國相及他干預事聞者咸離坐大嚙哥克言此非王言乃丟克之言也丟克大可恨衆汹汹王懼伯

金恒之及於難立允之此議名曰畢的森阿非來的來的華言人得自主阿非語助辭畢的森華言求惠意謂求此人得自主之惠也畢的森上於王王許之增入律例而納稅之約亦定會乃散是爲阻王自主及宰相不得擅入人罪之一大事未幾王中心不誠之態遽形於外當頒律於國時私改律意仍踵前弊以此誣民自貽伊戚民固不得而誣也後二月伯金恒見殺時往海口率兵至羅舌復仇將上車突有人排衆直前以刃刺之中脅而死獲其人訊之乃兵士法登疾伯金恒之與兵構怨因公憤行刺被擒慨然自任從容就戮士師欲刑訊法登曰爾欲加刑爾卽余同黨也懼而止自此刑



訊一事議者以爲非法至今不用伯金恒死年三十六其爲  
人不死於刺終當伏法將葬國人欲碎其尸自王之外無憐  
其死者兵至羅舌他人將之無能爲役羅舌民被圍甚苦仍  
降於法法王遇之益酷此皆伯金恒階之厲也英有大臣二  
一教士勞德爲倫敦教長一溫幹後升爲斯從拉福亞爾始  
從民情後附王意又有數人一的客斯一諾以一立德敦皆  
中道而黨於王王恃以無恐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正月二十  
日巴力門復會王所私改之畢的森巴力門明知之而置之  
不問王欲民納其永世之稅不可以其更易律法更不能聽  
會議教事以加特力教中有異端也迄未能定王甚堅慎教

中亦有黨於王者哥克已年老退居不復能振二月十一日  
忽有昌言於巴力門者阿方弗格朗也アハフグロン也是時尙未知名會  
議一事未幾卽爲王所散未散以前高門士以略的以三語  
進曰誓不許新立教事非巴力門所立不得納海關之稅亦  
不以稅進奉於王當是時斯比格爾芬是陰受王旨不以此  
三言詢衆起離於坐衆強之坐有他人代爲宣問衆咸許諾  
三月十日王散巴力門後不許會所尤切齒者執之不服將  
加重罰下之獄王亦自知其失云汝等若悔罪卽釋汝願強  
項者終不肯服以略的爲王所困囚於壘甚病上書於王願  
易涼處王怒其詞不遜弗許病愈劇再上書仍弗許遂卒其



子請歸葬，又弗許。此後王之好惡，巴力門大相柄鑿云。王所置法者，乃與吾儕之意相反也。王自卽位以來，與巴力門相論難者四年。其時百姓所選之高門士立法最良。後十一年，王下令立法，君得自主以治民，不用巴力門。諾以立德敦爲法官，助王勞德溫幹。王其謀未幾，勞德爲教大長，溫幹爲相。亦爲北方及阿爾蘭牧伯。時稅餉有五，國用方裕。外侮不來，當量爲酌減。無如關貨自來，未稅者入稅，已稅者加重。商人被訐，重其罰項。加特力教人，令其捐銀，免其律罰。清量官地界址，侵者罰贖。修古有田出丁之法，加以捐罰。商家貨物，官爲權賣，而收其賦稅。王之林苑，租民納息。五者增其租稅，而

民不悅。其他得罪於政教，則科以重罪。諾以復立一法，置造兵船壞者修之。水師均給月糧。適巴巴里海賊時至，大英洋面劫奪商船，或上岸掠掠。諾以見古法，海口皆設兵以衛地。方一千六百三十四年，行文各海口官府，勸捐備費。民不樂從，亦未有抗者。海口遂有兵船六十號。諾以復行其法於徧國中，視地大小，捐銀多寡，稱其名室，必未尼言船錢也。號令非法，物議遂興。寒敦者，國中貴人，本爲高門士，散會後家居。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寒敦不納船錢，首唱入朝爭訟。會議者十二人，詰難十一日。王之人與寒敦之黨皆在。王之人曰：古法具在，以王之旨，誰敢不納。寒敦之黨曰：古法久廢，今律非



士民之願稅不得納請觀畢的森阿非來的法司中七人王之私人其五人寒敦之黨也五人素有名譽即七人者亦不能言王之果合於律君臣論難皆以律相爭王雖勝百姓愈知政以民爲本故征稅頗難斯德拉福陰冀王事有成筆之於書云王得此稅將設兵船養兵士所以使他國不敢內侵亦可使四境得禦外侮英之法制如此蘇格蘭阿爾蘭亦宜如此是以羣臣俾王得自主於其國而加威於列邦也斯德拉福乃阿爾蘭牧伯行此法於其所治增立兵戍強服小民而商賈大興教民種麻成布租稅納有定數軍壘整齊器械精備於政教中欲盡滅民之自主勞德掌教欲興加特力滅

波羅特士加特力教會中有繪像大燭祭臺諸物教士衣服詭異以不授室者爲上強入服罪爲死者祈禱令教外人拜教士教士亦拜教長如是則人惟務外不思教書中正理矣故加特力之儀制民所不喜除在朝之教士外愈與加特力爲難當是時王得自主國中全盛風會日行然民退有後言於是國人多移居亞墨利加大臣知之禁勿往國中中人以上皆知待時而動事必有變寒敦爭訟後一月而反形已露於蘇格蘭以勞德之更張教事也初惹迷斯不從民欲立以比斯哥巴教法於蘇國使聖安的雷斯教大長斯保的斯烏爲蓋瑟勒又使其教長十四人中九人爲相更立儀



制使同於英之教會盡廢不勒斯比得教法其新法陰祖加  
 特力教蘇人不從屢上書於王相駁詰王弗聽下其法於蘇  
 時一千六百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蘇之都城壹丁不大  
 亂叛者細民居多鄉人效尤亦叛卒之一國上下定意仇視  
 新法王強制其民等於叛逆於是國人益合而誓立教約名  
 曰格惟難德士為民得自主之教教中以為是為律而以比斯  
 哥巴之法遂廢王聞而始聽之民猶以為未盡王亦偽聽俟  
 可乘之勢將加誅焉國庫空虛英人陰與蘇教相往來軍餉  
 不能取徵於民王乃借餉於勞爾德士與朝黨於王之教士  
 及加特力人咸出貲助餉蘇之格惟難德士起而敵王檄告

英人以背王之故非由得已遣人四出置辦軍械當是時日  
 耳漫有兵事蘇之好戰者亦往乘便伺間焉格惟難德士召  
 之回使為將士勒斯里返自瑞顛嫺於東伍推以為帥一千  
 六百三十九年王命將出師期以四月一日會於約克自此  
 兵抵伯威克英蘇分界處蘇人已奪王之軍壘於其國中出而禦  
 師於的維德河即分界處兩軍各二萬人數相當王師士無鬪志  
 蘇人立一旗太書奉神冕軍志益奮將戰仍欲議和約  
 各以兵退待命王懼懼而許之王之左右言宜以兵威之使  
 彼畏而服我不然王得自主之柄替矣第軍需無出欲仍召  
 巴力門會議納餉宰相斯德拉福自阿爾蘭回首唱此言欲



於巴力門中得一二腹心之人將順其事國中無事議會久廢王不得已從之一千六百四十年四月十三日巴力門復會時國事不議者已十有一年矣王盛氣以臨衆士默然王首言蘇人叛我將討有罪柰軍儲不給何蓋瑟勒芬是卽言汝輩宜納餉助王巴力門不應願欲進商前此不依於律諸事王及大臣多方阻之知事不諧命散去會僅二十二日散會太速人咸咎王在高門士則王若按律行事亦非無意於輸納於是王悔之欲復召會執法者不可乃止強借民財以置兵於北方王及斯德拉福偕往駐於行營蘇人聞之起師逆之蘇已侵奪英地至帶尼河王之將士咸不欲戰乃召勞

爾德至約克會議軍事此在高門士未生前四百年曾有此舉第勞爾德士未至民已紛擾故會議非高門士不可勞爾德既至與蘇人立約安插兩軍兵食名曰立本餘他事必俟巴力門來議是歲十月三日去散會未六月而巴力門復會史冊中傳爲盛事巴力門爲國人慎選皆貴而賢者所行悉有裨於政教後乃流爲鹵莽耳此次會議凡王所下不依於法之令甲皆去之釋無罪之囚於獄斯大耳及海高密森兩衙門及他公廨並廢船錢及王所自立之商稅及強人爲柰的諸條例盡罷王之林苑準先朝界址不與民爭業乃立一例會議不得過三年阻君相恣睢之事修國家衰墜之法乃



劾政教諸大臣之不法者，斯德拉福思禍，欲避之阿爾蘭王，慰之云言必不傷爾。一髮十一月九日回倫敦，越二日高門士議罪，僉允狀牒上院貴極人臣者一廝養卒縛之去矣。十二月十八日復收勞德，他相懼逃之他國。一千六百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明崇禎十四年，斯德拉福坐叛逆事，至上院就訊，素善逢迎於王，王不甚注意，后亦不喜左右咸惡之，擅更令甲於英及蘇阿二國，二國有司羣詣倫敦，證成其罪。廷訊日，威儀整肅，政教大臣畢至，王與后居一小樓上，並坐觀之。斯德拉福金珠盛服，軒然而來，相與駁詰，十有七日，辭氣不屈。此案一切款狀俱非信讞，定置兵士額數，上書於王。

迨後始知當時未有實證也。時高門士以擅改國制，卽入叛逆例，人雖無良法，亦太重律，當禁錮終身，國人慮其身安而國危，故置之死地。王猶慰以書云：汝勿憂汝之祿位生命無傷也。令其黨授意於守者，縱之逸守者不可，乃止。同列中二十六人，以爲可誅，十九人議其過當，獄定五月八日，上其狀於朝，請王施行時，王勢已孤，罪人頗知其冤，欲加恩而阻於衆論，商之左右，教長勸王從羣臣之請，或言王有二意，乞舍私而從公，獨一人前云：王不能自行其意，何以爲國？斯德拉福獄中上書於王曰：予以身命付王，定予之罪可也。意恃王寵必憐之，無何按律處死之令下，斯德拉福大驚，起立仰天。



撫膺嘆曰王者在世無能拯人不可恃矣十二日同列聚處默然出斯德拉福於獄縊之死既死家產不沒嗣後朝廷上下事益悖理臣輕其主王以巴力門跋扈欲呼北方兵士入倫敦劫制高門高門士聞之約兩院勿遽散會俟事勢既解乃去上院從之王見勢不可懼不敢發此特一時苟安卒之君相權輕而高門士得以自主矣時教事更張國人大擾加特力人得自行其意波羅特士人不從以必斯哥巴教法素爲人困今則欲國之君臣悉依其教教士欲盡滅他教兼侵國政國人患之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夏王忽至蘇格蘭委身於格維難德士凡所欲爲悉從之親往教院受其禮法國人

以此更不悅王王未返英國所願未償而阿爾蘭之難作彼欲民自爲政又以教事地方大亂始於都伯林及他處加特力人羣起而殺波羅特士人奉王后名號僞爲王之詔旨以示人英人客居於此者驅迫回籍劫掠一空被殺甚衆父子昆弟夫婦或刃死或焚死或投於河死教長更極恣睢聲言若不殺波羅特士人不許入教院前後死者四五萬人此事大不利於王王雖未有旨殺人而素右加特力人顯褒之於朝每惡彪力單人使加特力人爲兵士於阿爾蘭得以猖獗且奉王號以此人疑實出於王之指使也或著論說歸咎於王於是王欲巴力門歸已而不言欲討叛人之罪當王不在



國中時有一機會若乘之可善為政而身無禍災時巴力門中又分二黨互相仇敵一人名海德後為亞爾號格拉倫登頗著名譽一人名福格蘭一人名哥爾伯伯數人者皆忠於王冀王治國以律禁人之妄議政教者一人必米一人即寒敦皆貳於王謂不奪王之權國必不甯王即暫從眾議後必決裂而仍欲自主巴力門會議時必米出一書示人云王所行非法諸事已修改者若干事其未修改者若干事為此者欲王聞而知懼百姓見而叛王當是時言人人殊同於必米者一百五十九人異議者一百四十八人海德助王而無官福格蘭哥爾伯伯秉事權王陽語之云非出於汝等忠告之

意者不復擾累巴力門王得此三人同心輔政上下兩院亦有附之者故克自立特恣意妄為以至於敗王返自蘇格蘭有獻一策俾王擅威福而去巴力門之權王不謀於三人者禍遂始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元月三日法司至上院言六人者謀叛一金卜敦其人勞爾德此外必米寒敦好理斯哈塞力斯德羅的也移牒下院將收此五人上下兩院大驚使同列奏王福格蘭哥爾伯伯與焉言諸人何罪王請察之明日高門士既集互相詫異聞朝廷將以兵來慮相格必致流血令諸人者避之無何王至衛士列于門王入下院斯比格爾起立延王坐眾皆免冠起立王言他無所事將收叛人問斯



比格爾曰必米好理斯安在衆莫對居頃之斯比格爾倫他耳慨然前曰余無眼可視無舌可言惟依於公論而已王度無如何乃曰彼鳥已高飛盡網而納諸余不然吾將用他法以弋之王怏怏而去高門士齊聲欲王勿奪其權諸人本非謀叛惟欲自主王陰定此計惟怯不敢往後激之云汝何懦耶速往提凶人之耳以來不然毋相見也明日王入倫敦議會以好言索此五人深恐民變百姓知王立兵衛誅巴力門將助之以敵王適觀王之儀仗森嚴心滋不悅王食於議會所歸途百姓聲言還巴力門之權忽有擲一紙於王車中云以色列民族各歸故幕此古猶太民反時語有司擒其人下

獄當是時人主孤立於上治人無權海德福格蘭以王之無信也亦怨王王見事勢已去無可奈何率宮眷俱出比其反也身爲累囚云遂往寒敦院而五人者百姓喜而逆之復歸於味斯閔斯德自此疾王如仇巴力門以兩議上於王一上院不授教會長一兵勇悉聽巴力門指揮后及福格蘭勸王教事姑從之兵勇指揮且緩圖蓋王失此柄卽君位亦可讓入巴力門意謂不收此權王猶得藉以恣行無忌兩不相下日尋干戈其始猶以書檄往返詰責是歲三月王在約克號召公徒后往荷蘭告貸錢糧置造兵械送之王所二黨對壘叛徒詈王人曰馬力格難凶人稱又曰加法利此怙勢矜善戰



之稱巴力門之黨俗呼隆黑德華言圓首以剪髮四周故名籍隸  
 中人蓄長髮而廁於貴列王在約克籌軍需以林苑質於民  
 出重息焉世爵等及草野豪傑踴躍勤王跳盪拍張軍無紀  
 律王以林塞亞爾為大將其甥路伯貌力斯副之二人者勇  
 而寡謀貪而無禮兵出四劫勝則爭取財物不相應援以至  
 饋事人尤惡之叛黨敵王軍需易辦人咸樂輸得勝兵二萬  
 騎士四千五百人厄塞斯將之金卜敦哈塞力塞敦好理斯  
 格朗宅愛爾敦等皆率一隊衣色各別王所置舟師叛王北  
 方四部三三甚附於王約克諾定恒部西及西南部大半亦如之  
 其間商賈工匠陰附巴力門而為難倫敦京師咸屬巴力門

東及東南鄰部亦如之五爵紳富中加特力士以比斯哥巴  
 士附王百姓工賈中不勒斯彼得士因的本敦士附巴力門  
 凡慨慕浮華者皆附王勤樸務實者皆歸巴力門戰檄未下  
 先有爭地之舉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王率騎  
 士三百往黑爾取彼處軍械曩時置備伐蘇格蘭者中有軍  
 壘壘主合坦陰受巴力門約束乃登城跪辭曰王以多人來  
 余不敢納王徘徊門外移時門不啟怒而去之六月三日王  
 率荷蘭兵船軍械至約克海口七月九日巴力門榜示戰事  
 八月二十五日王亦出示以黃旗聚眾騎士八百餘眾頗盛  
 立旗於諾亨云以該撒之物納該撒時天陰揚風氣象愁慘



民懼來者甚寡復至舌路斯伯里從之者衆將入倫敦叛人於路邀截之十月二十三日將戰於愛智赫王在伯明罕召軍匠修器械皆去而助叛人作馬路鐵者亦逃王身防衛甚周戰士多於高門士蓋叛人猶未集也是日晨起兩軍臨事觀望各有戒心日加申兵始交及暮路伯騎兵獲勝進而劫掠叛人步卒敗王師殺傷相當明日各不戰而退叛者軍士多死王師連喪將帥大將林塞死兩軍死事約共千五百人王退至阿斯福百姓悅之遂駐於此王之騎士時時巡哨至倫敦左右厄塞斯益命戒嚴一日王親率衆前去倫敦二十里叛者出禦之不得進而返欲以書乞和卒未果明年二月

后率其軍士器械兵船四號至諫王勿與彼和當奮威伐罪兩軍所屬地方各備爭戰其中有中立者以和爲便六月二十五日寒敦與路伯戰傷重而死汎地皆屬於王倫敦人懼大築軍壘備禦高門士求救於蘇格蘭蘇人立一盟約言救英人修教事使英以蘇教爲法於是英之君臣益攜高門士中以比斯哥巴人惟與王爭政今欲從蘇教私不悅叛者東方一軍漫智德亞爾爲將格朗空副之格朗空有文武才威名大著知兵必訓練乃精選健兒教以戰陣部勒悉按兵法毋許抄掠以此師出有功軍中號曰愛倫塞德士華言鐵身王之軍士有在阿爾蘭者與加特力人爲難王使與加特力和而召



之回、然中有彼處人不習戰事、其波羅特人以王之釋憾也、亦怨王、逗留不進、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未入叛黨之巴力門、會議於阿斯福王、及后俱不悅、顧無如何、巴力門亦無所建明、四月六日散會、無何、后將免身、往額斯德、自此與王長別矣、是年血戰紛紛、勝敗不一、叛者既與蘇格蘭有約、故蘇人來英、統兵者勒斯立也、叛人之將肥爾法斯在約克、戰小勝、曼智及格朗空自東方來、三方之兵合而圍約克、壘主紐加斯爾亞爾見事急、將出降、適路伯以兵二萬來救、三將用間、得入城、路伯怒、欲戰、紐加斯爾諫、弗聽、兩陣對立、各二萬五千人、七月二日日加西始戰、日暮乃止、蘇人

儒而易北、格朗空之兵所向無敵、大敗王師、奪路伯之旗、兵潰、殺三千人、生擒千五百人、餘皆奔、圍城半月、約克降、王之北方全地盡失、號令所行、惟南方而已、叛者之將額塞瓦拉、率師攻王於阿斯福、二將不和、各相觀望、王卒出其中、還與瓦拉戰、大破之、瓦拉從額塞攻后於額斯德、后產一女、名顯略答、攜之奔於法蘭西、額塞兵至哥奴瓦、哥奴瓦人怨巴力門起而拒之、王師邀擊、截其歸路、額塞大窘、思以計脫、率其騎而奔、步卒乃降於王、時九月二日也、叛者率其屬、乘舟居伯來謀、貼十月二十七日、臨陣兵交、各稱勝仗、戰亦中止、王回阿斯福、休兵度歲、別將芬得羅斯敗蘇人於北方、王之軍



聲稍壯、勞德之獄、經數月、軍事倥傯、已囚三年、人不齒及、亡  
何法司提問、侃侃不撓、於法無誅、殺理、叛黨高門士、議必殺  
之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正月十日、勞德死、時大清順治二年  
乙酉冬十一月也、人皆冤之、巴力門除教中舊制、而立新法、  
教士皆不勒斯彼得、及因的本敦人、爲此厲禁、事在必行、教  
會士中、遂有退而不爲者、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戰事之始、王  
命其子以大將銜鎮撫西方、大臣海德輔之、王去阿斯福、往  
與路伯軍合、率師取雷塞斯德、六月十四日、叛人之師至、將  
戰、王將中軍、路伯以馬軍將右、冷戴將左、叛人肥法斯將中  
軍、格朗空右、愛爾敦左、兩軍之數相當、王師右軍路伯特其

勇直撲敵陣、前者殺掠、後不策應、肥法斯格朗空二軍來攻  
王之中左軍、王師大敗、王遁、幾被獲、官軍死者五百人、俘五  
千人、軍資器械、盡沒無算、叛人得王寄后手書、送往倫敦會  
中、徧示國人、愈知王之無信也、書中言所許之事、無非虛僞、  
於是叛人喜得藉口、王之黨默然無以辨、人人離心、王將敗  
矣、王宜降心相從、與叛者議和、猶可以紓禍、顧剛愎自是、終  
望人之助、已求救於征蘇格蘭之將莽得羅斯、冀其勝蘇人  
而來助也、陰誘加特力人之在阿爾蘭者、云助余、余使爾教  
復興於彼、是年冬、王在阿斯福、諸營壘在外者盡失、叛黨圍  
城甚急、王懼、將奔於蘇人之圍紐亞克者、一千六百四十六



年四月二十七日夜王易微服與一人偕偽爲從者既出旁皇歧路靡所適從卒至蘇人之壘蘇將利文率諸偏裨迎王待之如禮迨夜王將出軍號利文笑曰臣一老兵耳顧馬齒長於王盍以此事聽臣自爲之跋扈之狀始見王無如何於是蘇人解圍去偕王至紐加斯爾居焉地近蘇界王在彼歷八月蘇人錮之叛者貽書於利文使送王歸倫敦一千六百四十七年二月一日蘇人以王歸於叛者納金四十萬往時叛人固許賂蘇然數未有如是之多者故咸謂蘇人賣王云國人居王於野次使衛士守之國中兵革之事始息王之長子遁於法國巴黎斯依其母以居王有二女一嫁荷蘭一尚

幼同往依焉餘三子仍居國中王在火敦必家居四月巴力門使人守之當是時高門士中多不勒斯比得教人而諸軍士皆因的本教人故高門士惡之欲除大帥外盡滅之凡帥千人以上皆去其職有不從者例不得官其意謀去格朗它愛爾敦之權也此事用意過當將士咸怨以及期未有餉移營向倫敦索餉兼與彼黨相諍論士固不樂其帥之無權也軍中有二議會一官一兵各自聚議肥法斯懦而寡謀弗敢其衆格朗它與其婿愛爾敦才而狡權轉出肥法斯上陰誘其屬反側已則傾高門士中持兩端然意在滅不勒斯比得人於是叛人欲散遣軍士迎王復辟議未定夏六月格朗它



去而返於其營召王令守者以王來王之從者欲勿往王顧許之六月四日格朗空以王居於牛馬谷起居稍稍得自便高門士中欲與軍士爲難者十一人軍士將執之而倫敦之民多不勒斯彼得人欲救之人情洶洶上下兩院領袖者與他紳爵聞之各歸其壘以備變格朗空之兵軍於倫敦城下者二萬人諸將欲平國難乃酌議數事上書於王求王定擬王之左右甚悅以其仍主國政也王顧不可躁而無禮使諸將咸惡王之言曰朝局如棋余爲奕者將自下一子焉對曰若然臣亦奕者將亦下此子耳八月二十四日移王居於寒敦院從者寥寥恒與格朗空愛爾敦相論議二人諫王宜從

諸將之意王弗從將士中有倡邪說者謂人得自擅國何必王無何王之起居忽變防衛有加而盡去王之腹心或以告王慮有害者可速避十一月十一日王宵遁或疑導王他適者格朗空之謀也後五日諸將始下令約束亂兵凡八隊聽肥法斯之令者七其一不從格朗空怒入其隊執數人乃集議有三人者當誅閻中一人以火槍擊殺之衆始懼服格朗空見亂暫止而仍未已也立議從將士之意王出無所之入維的壘貽書諸將諸將答言堅執前議猶弗從陰與蘇人相往復蘇人亦懼將士之爲因的本敦人也慮其見侵王與之陰立一約言將與不勒斯彼得教在三年中保無他虞使蘇



人同日起兵勤王王將駕幸蘇營爲之主此事與蘇之有司議其民間聞有教事之約王弗能從故怨王而事卒無成王不從將士之議不得逸眾且嚴防之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春王之黨在威爾士等處起兵勤王爲格朗空所敗東方亦有起兵者爲肥法斯所敗閏三月盡平之七月蘇人來侵顧不甚衆格朗空往禦之蘇人退格朗空追之入蘇境將士不在國中不勒斯彼得人謀救王以自固欲再立王九月上書於王并列條議王性怠緩及臨利害不肯以一事下人議兩月而事卒不就王陰與其黨書云余之下人也無妨名下而實不下也人以此益疑之軍旣凱旋屯於都城附郭屹然若敵

國民間狡獪者不樂有王以君臨之會有人命重案巴力門偏護不加以罪羣起而討之十一月晦軍士徙王他所時格朗空在北方使人代已行其事巴力門日夜求所以自安及迎王復辟之策卒成亂階十二月六日軍士圍高門士第執四十一人明日亦如之格朗空乘夜返倫敦曰茲事吾不知然於心有愉快焉於是叛黨僅五十人召王至溫薩宮壘下令訊王上院中十六人阻之叛黨怒曰國中事惟吾曹是主集一百三十五人會訊來者僅及半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六十九人會國人來觀者甚衆軍士門焉有執兵以防亂者設一坐位布絨衣以備王坐王入愕然四顧而就



坐高門士中爲首者一人名不勒燥厲聲呼曰斯丟亞的查爾斯英王英吉利巴力門咸聚於此見國中多流血職汝之由汝有罪將申汝之罰於臺前令法司宣汝罪焉法司歷數王罪狀王舉棒止之棒首忽墮於地王爽然自失讀訖不勒燥又曰王乎吾等待汝自言王曰余不知爾等何權果以何等不度於理之權權之不度於理者世有之盜賊是也俾余轉徙流離以至於此爾等知余乃度於理之王乎爾有何權宜告余告余余將復有言不勒燥與王論辨良久俄而移王他處國人有憐之者曰神救王軍士齊聲譟曰是宜殺後數日仍如是王終不許叛者以權居頃之王又向巴力門云

余有一策思與汝等商之巴力門不可不勒燥令書吏寫殺王之罪狀叛黨起立齊聲應曰然然是是王始懼亟呼曰祈汝等從余一言若弗聞者立驅王去百姓憤憤軍士洶洶蘇格蘭人之官於英者起而言曰吾代蘇民誓言此是大悖逆事荷蘭人見者亦不忽曰盍緩諸盍緩諸是月二十九日立罪狀已定書押者五十九人期明日殺王王自被拘後心志轉定迄於告終王子二人尙幼前來訣別明日味爽王御法服俟命日加辰叛將哈格驅王出宮至法場王從容步中道右一教長左一軍校甲士夾路備非常國人觀者屏息絕無人聲王入灰的好室卽在位日起居於此者獻食飲受一餅



一酒冷咽不能下日加午擁出法臺前王慨然曰余在位余循乎理余死爲英教會中余一人能左右余者有慈憫之神則恩寵汝教長謂王曰過此一步憂患之地永福之路長矣哉王曰余去此可毀之冕得彼不朽之冕余何憂何懼乃解法服以身牌授教長曰識之言訖以首就木遂弒王王首墮國人觀者長吁競以巾來漬王之血軍士磨之查爾斯王之不得其死如此讀史者至此嘆爲人君者固不可逞欲而妄爲顧古今悖亂之事未有甚於此者也

記高門空事

查爾斯王被弒之日高門士專國下令云王之子及他人有

欲嗣王位者卽以謀反論不數日毀上院奪其權不立王以君位甚危也召募設立軍士三萬人號爲精兵以張聲勢立一會理軍國事不勒燥領之以不勒格提督水師王長子以阿爾蘭人聞王死遂立之號查爾斯弟二阿地歸之者甚衆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格朗空帥師爲阿爾蘭牧伯駐都伯林與其婿愛爾敦偕兵少而精軍士惡加特力人之在阿者以其前虐視波羅特士人也阿地狹民貧士卒素無訓練遇敵之精兵至如風之吹塵連失數城敵人不待圍而自破誅殺無算歷八月悉平諸難而返令愛爾敦駐防營汛已歸倫敦高門士重犒之蘇格蘭人奉嗣王爲君嗣王在



荷蘭蘇使人於荷蘭與嗣王議教會事欲王不許與加特力教凡政事聽於巴力門教事悉依本教軌則嗣王以為不便未之許也時一將軍名莽得羅斯者在蘇北方陰誘北方人助嗣王而已得擅便宜事卒不成嗣王佯驚曰子惡知之幸蘇蘇人以教事請偽從之高門空人恐蘇人來攻欲先伐蘇議以肥法斯為帥肥法斯不可乃拜格朗空為大將兵渡的維德河遵海濱至壹丁不左右遇蘇軍軍將多謀略堅壁不戰格朗空謀誘敵乃退千六百五十年九月三日戰於敦巴蘇人大敗死者四千人擒萬餘於是蘇之佛的河南界俱為敵有明年正月元日查爾斯弟二即位於斯哥尼時順治

八年冬十一月也嗣王踞而誓曰余必助不勒斯比得言不由衷與厥父同蘇人為之設兵以衛之格朗空屯兵要害攻伯爾貼取之夏查爾斯弟二巡行南方至英之西境窩塞德駐焉地方官出示示民有君王亦下詔云予嗣位三年百姓曷不歸附余然百姓懼高門士來擾故觀望者多格朗空聞其在英境大駭笑其輕躁趨險而不知避也命其副猛格為將禦蘇人親提精兵回英伐王兵未集王挑戰戰移時王卒敗入城格朗空兵追入王之甲士衛王從東北門出是役也沒於王事者三千人餘星散後多被擒獲查爾斯弟二逸去易服而行追者至或雜婦女閉於房或作樵采匿於林備歷



諸艱至海濱遇煤船求載乃抵法蘭西前後四十餘日矣當是時蘇格蘭阿爾蘭及英本境俱奉高門空之令國人頗有怨者謀起事事洩被誅凡高門空之政列國有不以為然者所遣公司在西班牙京都為王之黨自英倫逸出者暗戕之西班牙人喜時西人國勢將弱始失葡萄牙地俾自立國英與葡相惡西人欲合於英而謀葡使人於英言將誅戕公司者於是首順高門空王子路伯以水師抵阿爾蘭海濱將勤王為不勒格所敗退至里斯本葡地也不勒格從之葡人以繳禦之不勒格怒謂路伯盜也而葡助盜乃奪葡人之船於河口葡王聞之亦拘英人之商於葡者下之獄既而畏英恐

大國之來討也合路伯去之乃及英平通商如故後一年英公司在荷蘭者亦為王之黨所殺荷之有司若不與亦不討殺人者之罪初阿蘭日部長君於荷娶查爾斯弟一之女而死故國人欲息肩於高門空高門空使二人為荷公司一斯的格蘭一聖約翰也荷之百姓惡之欲羣毆之約翰恥之歸而謀伐荷蘭歐羅巴及英人之商於四方者皆僱荷人之船約翰謀立一法云凡亞西亞亞非利加亞墨利加各土之貨必由英船載至惟歐羅巴貨物或用本處船隻議定自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至八百十五年而花旗國之船可至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此法乃廢當是時英與荷之商船水師為天下



最怨此法不便謀相攻伐一千六百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荷之兵船十四號將軍萬德朗率之至英境不勒格兵船二十號遇之未有戰意令荷之船桅去其上一節謂在此海上英為政荷人不可兵始交至暮萬德朗之師敗退而失其二舟既而各訴於其國言已非起衅者不勒格擒荷之商船并漁於英境者萬德朗以風浪故坐視不能救國人怨之憤而投劾去代者雷德率水師過英小海英將愛斯果禦之互有勝負荷復遣一將曰滅德者與雷德合兵語不勒格請戰不勒格戰而敗之冬十月不勒格以兵船四十突遇萬德朗之師兵船八十火船十大戰於洋面自晨至暮英師退荷人以

帚縛桅竿上駛至英界云將掃除海面也語殊誇誕英亦以兵船八十至戰三日萬德朗大敗失商船二十兵船十一被殺二千人被擒一千五百人事平英人行賞卹死事者之家格朗空當國權侔王者而辭其名叛黨求說於民更為善政前定議時所謂高門空者約及期而散高門眾也高門空者言使眾獲益也既而悔之惟格朗空堅執前議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十一月三日高門士期以此廢高門空嗣後四百人於英之四境公平選擇顧事有難焉者百姓欲立王之黨不勒斯彼得人為高門士以困因的本敦人而因的本敦人握大權將據軍士以立威重徐而知高門士之不欲散也中有用事者數人求媚



於百姓以固其位、知百姓惡軍士、乃裁減軍士額數、議上格朗空可之、欲再裁、則不可、高門士不勝公議之逼、乃許不勒、斯彼得之新高門士至、則散、此不利於格朗空、其黨有廁高門士列者、佯昌言於廷、退而使人漏言於格朗空、一千六百五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格朗空命一將軍帥軍士至高門士、所迫令散去、不從者、兵之扃門取其鑰而去、眾論沸騰、格朗空雄猜之才、茲事惟以強凌弱而已、高門士前者弑君之罪、一朝失勢、人無憐者、高門空之立、凡十二年、設兵自衛、卒以見滅、初政猶足稱、以其去先朝虐民之事也、恃勝而驕、乃受天殃、讀史者可以觀世變矣。

阿力弗格朗空記

格朗空者祖顯理為塞耳、此弟長子阿力弗、次子羅伯生、格朗空亦名阿力弗、生於一千五百九十九年、祖有良田美宅、為其長子斥賣殆盡、至格朗空家產甚薄、其外祖家多與之、田田有水草、善於疏治、鄉人稱之、當國亂時、猶在田間、其後驟得柄用、智勇實出人上、雖有侈心、民受其賜、民無君則亂、必在上者有以鎮撫之也、國中立王之事、其勢不行、百姓及教會中人紛紛論議、思得一尊貴人統之、格朗空有文武才、不為驕慢、有事則屹然能樹其權、與其事者、議出示慰諭、使百姓各循舊章、立會議院十三人、已居其首、文員八人、武弁



四人國人稱之為勞爾德日納拉英語勞爾德主也帥也腹心數人外其事者不甚附之軍士則羣服其威格朗它欲自立眾不可以其非王族也雄猜之人陰謀益深知國人欲得高門士議政乃令教會中自選一百五十人約一千六百五十三年七月四日舉議會以治民之權委於高門士高門士顛覆國之政教五等及百姓咸怨高門士不能行一法閱五月仍以治權還格朗它者大半格朗它陽驚既而受之無何不還政者軍士迫之去於是國人復上格朗它尊號曰勞爾德不羅德達英語不羅德達護也言主護英蘇阿及諸屬地者格朗它頒行條例謂已有行法之權高門士惟相助為理號令出於

一人惟謀反殺人者上不得私赦三年一會議惟有田祿者得選高門士有故勒令散會者出五月外方許立法過二十日者勿阻是歲十二月十六日百官以鈐印納於格朗它復頒之輯瑞之禮儼然王者先是英水師與荷蘭戰六月二日英猛格與荷萬德朗互攻未有勝負不勒格宵至明日復戰大敗荷人於英之海口後一月往戰於荷蘭洋面德朗死兵大潰荷人氣索喪失甚多懼不欲戰乃與英和明年正月以誓書來云願奉英船旗號於小海復云查爾斯弟一之女嫁阿蘭日部長者其子阿蘭日不得為荷蘭部主葡萄牙公司之在倫敦者其弟殺人於市執而訊之不伏其罪於是令中



外如力會議定擬公司使人求救諸執法不可於是格朗乞  
定意殺之公司俟定約而歸誓不入英以英之刑法不能議  
實也會議之令既下高門士凡四百六十人加特力人及王  
之黨與產地狹者不得舉高門士無產而多金者許其選舉  
凡高門士除本國外阿爾蘭三十人蘇格蘭三十人此舉殊  
不洽於輿情高門士欲專政者謂百姓爾舉余俾余何權誰  
使余來耶而民則曰以王之虐故去之今復爾爾耶又有倦  
念舊君者則曰爾等弑王而盜弄其柄耶格朗乞告高門士  
庶事可改其大者不可曰我在故也每出一令高門士各書  
名署牘不可則逐之有百餘人怫然去餘紛紛無定論迄五

月格朗乞召高門士歷數之終言以我之理勢告爾將以利  
此邦也爾不得久居此矣散之何如遂散高門士一千六百  
五十五年正月間事也居頃之英之地方時有騷動先王之  
黨在亡者潛回國中思亂嗣王旅於異國時至海濱欲乘機  
入英四方屢興義旗惜人心不一格朗乞遣其黨出巡隨時  
撲滅當是時英分數部部各有將為之鎮撫不勒格提水師  
往地中海誅捕海盜約束堅明士卒用命其不勝任者去之  
國人頗有不悅者惟格朗乞愈寵遇之威名震於列國大尼  
國往時阻商今來通款瑞典女王以誓書求和法蘭西西班  
牙二國構兵各遣使來聘以媚於英其勢固難偏助以取怨



第格朗空力庇波羅特士人、以西班牙多加特力人時凌侮之、西有屬地在南亞墨利加多金礦、西人往採之、格朗空高門士不附國用不足、謀以兵力篡取之、一千六百五十五年春遣兵船往西印度海、令攻西人之屬地、取牙買加、今爲英地、復獲西之商船、在改的斯海口者、取其貨、一百萬、不勒格征討四方、屢獲勝仗、疲於奔命、遇疾、遽返、行抵國門而歿、喪禮隆厚、擬於王者陵寢、嗣王復辟、追討其罪、發冢移尸、徙葬惡地、法蘭西大臣麥薩林議與英和其誓書云、騰格係法之北方海口、爲西班牙人所踞、英師取之、歸於法、英之嗣王及其黨在法境內者、爲英逐之、時又有福德窪民爲加特力人

所困、法當助之、福德窪民庇於格朗空、衆悅稱格朗空爲波羅特之領袖也、彼種牧羊居辟門山中、四圍絕壁、不與外人通、古有瓦爾敦撒者、教中先賢、卽其苗裔也、外人多從加特力教法、惟彼克從教書之訓、籍隸撒歪、丟克其人、黨於教主、遣人誅福德窪之黨、焚其居、餘人奔去、保於巖穴、危苦度日、格朗空聞之、遣公司往理其事、又使水師至地中海、備之法、王憚於邀截、不肯助之、格朗空謂如此、則和議不成、英法文字往反、以故餘人得返故土、從其西教、英之教會捐銀十萬、賙恤福德窪餘半、未往、後爲嗣王所得、格朗空知己之威德、日甚、欲自立、先立高門士以治民、一千六百五十六年九月



十七日高門士會議以格朗空戰勝西人為功去查爾斯弟  
二之號立兵士以衛之輸財納賦凡彼欲得位而并立兩院  
之意高門士大半從之惟軍士不服人情洶洶格朗空知事  
不諧遂寢其事新政仍行名曰不羅德達其執政相繼及世  
爵之院皆格朗空所命一千六百五十八年巴力門復會中  
有六十人命入勞爾德士院院中新舊相間亦有先朝勳舊  
不肯往者會之日格朗空以王言自居詔上下院高門士不  
悅逗留半月無所定議格朗空怒命散會自是所為掣肘謗  
讟煩興國中有謀作亂者其黨知之以告格朗空以善言撫  
將士遣人召捕叛者誅之夏間訛言始息格朗空功名赫然

威震鄰國與法人和以精兵六千四方征伐滅西人之商於  
荷蘭者戰於騰格勝之掌其鑰列邦大恐春秋鼎盛俄而病  
死於是年九月三日前一日辰刻國中與歐洲颶風大發自  
諾威至西班牙以大利海濱舟船漂沒壞屋拔木人為格  
朗空之生非偶然也葬於味斯閔斯得喪禮隆盛嗣王復位  
乃取其尸棄之時有四人擅詩名者甚頌美之以為古來王  
者所未有自拿破侖以前起於匹夫而擅帝王之權者一人  
而已有議其後者其有益於教會終不可沒云

力查格朗空記

格朗空將死命其長子力查相繼為政年三十二素居於野



少無幹略軍士見其文弱輒狎侮之乃召高門士共議不羅德達之政論辨良久卒復行之惟減軍將之權軍將怒告於力查言急以汝權分散高門士否則兵將無禮於汝力查從之一千六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散巴力門力查當國僅七月仍歸於野格朗它之家凌夷衰微矣

高門它中興記

國中有三大將一非里的烏一藍伯一達斯鉢羅皆手握大權專制朝政惜未能興修善道前六年退廢之高門士等輩與相連結復入下院凡四十二人為之領袖者法奈錫德宜哈失烈也五月七日眾高門士入院將士夾輔之此事於法

未合徒大言於眾云我輩為百姓公舉入院議政仍號高門它然嗣王之黨亦潛觀變謀復查爾斯弟二之位秋八月倉猝起事而敗國人望君如望歲日甚一日高門士中領袖者欲統理軍政三大將不可顧軍中亦有異同其在倫敦者已許助高門士矣駐阿爾蘭之將及駐蘇之將猛格寓書於倫敦言宜從高門士高門士喜將以三大將權授之他人十月十三日晨起藍伯以兵圍高門士院毋許會議於是藍伯之威權大震而非里的烏仍為主將無何有兵船抵倫敦為高門士復仇國人助之高門士復入院國中事勢衰亂為嗣王驅除百姓始怨王之暴也既而欲復覩太平非迎嗣王反國



不可。軍士昔與王爲仇，今亦忘之矣。鎮守蘇格蘭之將猛格才而有聲，欲自立幟，故懷兩端。嗣王之黨往結之，猛格陰助嗣王之反國，其計甚秘，人莫能測。陽言將助高門士以敵諸將，高門士聞之，延入倫敦。時一千六百六十年二月四日也。聞有軍壘在倫敦，慮爲難，命去之。躊躇觀聽，微察向背，以順人心。凡事詢謀僉同，將納不勒斯比得人於高門士院，往時爲格朗空所逐者也。將以偪高門空，高門空畏禍而退，時朝廷謀散高門士，復召新者猛格之謀甚秘，佯言國事須聽於高門空，教事乃不勒斯比得爲政耳。散會之先，陰與嗣王之黨謀納王盟曰：余助王，王則賚余。王得親政，宜赦人之罪，教

會向背，從民自便，不更定民產。新巴力門將集，藍伯遁去，謀復仇。印哥斯比者，前與於弒君，見藍伯敗，執之獻於倫敦。四月二十五日，新巴力門齊會，嗣王手札至，言一切可許。俟高門士之智者徐圖之。高門士及勞爾德士兩院會議，言軍國大政宜有王及上下兩院也。於是議納王榜於國中，盡撤高門空旗號，將定律法。時有二人，一哈爾一必林，言律宜畫一，俾民不迷，不然事恐有變。猛格造次急於定律，國人喜王之返國，未遑他慮也。公司迎王於法，兵船從之。五月二十九日，嗣王至倫敦，王之復入，綱紀小立。左右侍從之臣，僥倖意外，高門士寡於謀略，不五十年，十喪其國，非百姓之亡之也。上



下兩院實階之厲王入都前一日一小日生於日耳曼後爲英王號若爾日弟一易斯丟亞爾的朝

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查爾斯弟一立政王出之法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高門窳見廢之日凡三十有一年國中士人考察之學以及詞章著述彬彬日盛蓋兵戈擾攘之秋愈益講求經濟餘事復及於此亦勢也格物家測驗天地功用萬物化生實事求是不貴懸揣於是哈爾非始爲血絡周流之學以其切於身也理雖易明實性命之要人鮮有信者至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其說大行醫術爲之一變觀象儀器其製更精其術益驗無何而哈略測日面有黑點又有人測水星

過日面爲今時新法之證文人學士書翰尤美軍國大事布告之力居多國中語言文字博習精通詩家首推密爾敦作失樂園詩一首凡十二卷是爲一代詩人之冠風雅日盛著書家以撒爾敦爲最國家政教紛更異端鋒起彼獨不以好惡爲是非載筆得傳信於後世作波羅特士教書者其人名植林空以教中之權惟教書得主之又有教士之賢者亞舌好爾福勒載勒茲數八名稱至今皆以比斯哥巴會人也外有巴斯得阿溫亦賢士也瓦爾敦所訂教書得九國言語所有著述俱傳至今當是時教中師牧多言行粹然敬虔之士百姓遵其教而風俗大心於焉人正軍士帖服無有邪淫貪

天卷  
銅量



害民勤其生日以寬裕往歲嬉戲之具棄擲殆盡人自爲教  
教會極盛富商大賈昔阻兵亂物貨不行既立高門空百物  
雲集權貨所入屢易舊章始造織布匹棉花自地中海東方  
至國人乃創爲諸雜色布先是倫敦商人以其餘貲貯於王  
壘寶藏所隨時取用查爾斯弟一強取用之商人懼乃不復  
貯此納於金匠所取利百分之六出券交商商人以之貿易  
同於會票始議公私通信事立倫敦大信局統之專其責任  
遠近皆便一千六百五十六年格朗空諭毋許平民擅開信  
局立大臣主之力錢議定以餘錢納官遠近便民朝廷詔令  
亦與俱下不另差星使也然其本意在絕奸防弊至一千八

百四十四年有異邦人在英往來叛書大臣主信局者發之  
百姓怒欲黜之往時國亂百姓移居過海屬地屬地人民轉  
盛各處部落更多英有內變屬地之人馴良相戒勿叛英王  
被弑地屬高門空有勿吉尼者欲自立嗣王高門空責之乃  
帖服時荷蘭人攜黑奴至此其種遂繁他處有掠買黑奴歸  
者官爲責其人送黑奴回籍當格朗空征阿爾蘭時擒加特  
力人攻蘇格蘭擒蘇人窩塞德之戰擒王人高門空令屬地  
買被擒人爲奴此高門空之虐政也此外屬地在西印度者  
有九島在比利時者有敦格在印度者有馬德拉斯大西洋  
有三厄里那諸島



查爾斯第二紀

查爾斯弟二歸於倫敦時一千六百六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實中國順治十七年也新主中興國人大悅王儀容可觀惟耽於酒色不半日而納婦人於宮倫敦聽政所數處當格朗空時規模整肅茲爲游宴之所禮法蕩然矣王以不勒斯比得人助之得立欲樹其黨以自固擢數人參機密事亞使立素有才略爲國重臣特於政教不甚措意大將猛格封丟克號亞爾不馬水師督莽德封亞爾號三味智海德爲大蓋瑟勒封亞爾號格拉倫敦七年之間位至首輔人本循良既貴而驕吝頗甚王未入都時下詔盡赦一切前罪惟巴力門所

不容者勿赦及卽位令曰前與於弑君者自出投誠限十四日不來歸命誅其人財產入官於是出奔者有冀投首得免罪者巴力門暱於王知王欲復仇堅持之令故高門空時所誅上院四人之戚索命於新來投誠者其一不從衆皆義之往時弑王之役免於誅戮而死者二十五人畏罪而逃者十有九人是時搜獲存者二十九人大半自首餘人王命定讞誅十人處以極刑三人逃至荷蘭荷蘭人執而歸之法奈者其人才而賢不與於弑王並惡格朗空王及格拉倫敦憾之乃及於禍斯爲濫刑掘格朗空諸人之墓移其尸於野俗語有云復仇不及死人此何其暴也高門士納賦於王惟政



權不由王自主，特議罷遣軍士，以兵餉累民，顧事難猝辦，幸當事者善謀，乃濟兇暴，仍爲良氓矣。惟猛格之兵不撤，是爲軍有定額之始。前兵亂時，田產或侵奪入官，或豪家強占，此時惟將王家教會大人之產多歸於原主，失地者咸怨，有不得反其本業者數千人，亦怨朝廷不甚措意，以非犯衆怒也。巴力門爲王佐命，王與用事者以其不勒斯比得人，故欲易之，以比斯哥巴教中人爲巴力門，歲將盡，王散紳士未散以前，格拉倫敦之女名安者，與王之弟約克丟克惹迷斯婚，事覺，王未有以責格拉倫敦也。後情好不終，卒以此召二女，王入於其國，一名馬利爲維廉弟二之后，一名安詳見後紀。

王返國，大興以比斯哥巴之教，初猶未立巴力門，故緩其勿行他教之令。迨此教中人既充巴力門，王之左右日盛，乃下文書，其守以比斯哥巴教法，有不從者，黜之一千六百六十年四月二十三日，王卽位加冕。巴力門俄而來會，蘇格蘭人與英所定之法盡焚之，誓言國中事無大小，不得與王抗，拒教長得列上院重謀反之律，民間有列名上書申訴於王者，不得過二十人，或有司酌增則可。政教次第立新法者，四大臣，格拉倫敦主其謀，大約減政教中國人自主之例也。一曰高波勒森之律，立於一千六百六十一年十二月，諭城鄉內外地方官，不棄前蘇格蘭之約者，立褫其職，不守王所立



之教者無許補授一曰幼尼縛密的之律一千六百六十二年三月立令教會長悉遵用以比斯哥巴禱告文並信其中實旨否則黜之當廷議時不勒斯比得人相與論辨不服既而去其教堂辭其俸食者二千人人皆義之疇昔之日非不勒斯比得人爲王佐命王及以比斯哥巴人不能返國得志而背之遂取而代之一曰岡文的革之律一千六百六十四年五月立凡不從以比斯哥巴者毋許集禱神一家祈禱外人附入數過五人者以謀反論年滿十六有犯罰贖如律於是刑獄輟與囹圄充塞矣一曰非勿買爾之律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十月立禁不從以比斯哥巴者毋許於城市教會

近十五里內設立書塾惟誓願相從不變者聽以上四律卒不得行弗從者無以制之後加特力人爲王廢四律召諸不從者用之王在位阿爾蘭首先納誠改正教會規制同於英國國中教士返自異國則教長之職已有人任之矣教會田產前沒入盡斥賣命還其原主昔高門宅侵奪人地頗多加特力反叛之地勤王者諸人之地俱有沒入軍士及商人處清理朝廷舉措或任其愛憎國人尤多受枉故無人悅此法者國家多難蘇人喜王之得立彼亦自立其國復其舊制設立巴力門不隸英轄英之民人所欲自主者得之於政而失之於教王令公司奉行新律棄蘇人一千六百三十三年之



教仍歸以比斯哥巴時王之教大興諸教士有背之而返於其教院者受軍士之辱欺陵至死終王之一朝王娶於葡萄牙王之女加他鄰加特力教人也故國人惡之至無子王之弟約克丟克宜立國人陰識其必從后之教也王既納后仍多內寵其於后也利其多財得二屬地在亞非利加者曰但其爾斯在印度者曰孟買王縱欲敗度國賦不足於用乃遣使賣騰格地於法王路易十四法王欲其國土開拓毘連及比利時境獲此大悅後人定論英屬地之在法境者事勢本不宜有以誅王之意故深惡之國人以失地爲辱愈不悅當是時英之人將與荷蘭戰荷之商賈徧海內貨物充牣幾與

英埒英故嫉之約克丟克侈然欲戰王從之徵餉於巴力門勝則已獲其利一千六百六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兵初交荷蘭人退至六月大戰英之水師列三寨約克將上軍王子路伯將中軍三味亞爾將下軍荷人屋伯丹爲將英人鏖戰大敗荷師喪其兵船十九大將坐船飛於空中屋伯丹死英人力既勝天災忽流時有大疫行於倫敦是爲國遭疾疫之始夏疫氣轉盛先於郭外繼及城中六月天甚暑死者相望王及諸貴人巨室咸避於鄉有徙居者官不出安插公牒鄉人不受其始貧苦者流離道路而死少者多於壯者女多於男後無論貧富少壯男女悉罹大厄七八月間天猶暑死者



更多其先每一七日約二百七十人後每七日死者一千零六人一千二百六十八人一千七百六十一人二千七百八十五人三千零十四人四千零三十人五千三百十二人五千五百六十八人七千四百九十六人為數愈增今而知當時恐駭聽聞凡所記載僅三分之一於是家家朱漆於屋又白粉書云神憐我街衢中行者絕少官為派人傳送物件毋許出入卒無所益病者狂奔而出或斃於路或投於河每日暮有車在衢檢載死尸纏之以布填一大坑商旅不行人皆裹足尸衢中惟壯夫行走有若病狂者叫於途曰再四十日倫敦人類滅矣有赤身以鑊頂首呼曰

神可畏哉九月一七日死者八千二百五十人於是居人焚煤於衢以散疫氣每十二家設一爐忽大雨如注爐火頓熄再七日死者七千六百九十人又七日八千二百九十七人實數萬餘其一夕而死者三千人既而涼風至天空氣肅疫氣稍減延至十二月疫止避於鄉者乃歸是役也死者十萬餘人未幾人煙復無隙地人謂此病中於人之淫惡過度自戕其生有悔罪而禱神者有行善事而厚施於病家者當是時罔縛密士咸遜於野英語謂王之教謂之罔縛密士即以此斯哥巴人也教會無師長嫩罔縛密士英語不謂之嫩人謂之士謂不遵王之教人不勒斯彼得因的本敦私至教會講書祈禱王後聞而惡之疫事既息民心始安又



一患至一千六百六十六年九月二日倫敦火英之衢路甚  
狹夾道延燒天旱河涸屋材皆木性燥風從東來吹燦火入  
城火三日夜煙蔽天如黑雲灰塵飛灑百五十里國中老病  
者移至他處傷人頗少凡焚燒街衢四百房屋一萬三千計  
值銀五千萬朝廷不問火所自起此災爲害一時究貽地方  
後日之利地大物衆一切穢積焚蕩盡矣俄而瓦礫場營造  
無隙地都城氣象煥然復新當是時兵事孔亟軍上在洋面  
者不染此厄六月一日英與荷人戰四日荷之兵船屬至頗  
有小勝後二十日大敗荷人英將轉戰而前侵掠荷境荷人  
思復仇以得志於海上英國家多難王又奢侈思節省以紓

民力兵船收入海口方議休息荷人興師入英境戰艦七十  
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六月荷船一駐達迷斯河一駐墨西河  
英不設備軍壘船廠俱爲所焚英師來救荷人退八月英及  
荷平英人耻之當國者格拉倫敦不安於位致仕而去遁至  
法蘭西終身不歸繼之爲宰輔者英史中人品愈下國人呼  
之爲格亞伯亞老蓋格利福亞鄰登伯金恒亞使力老德堯  
五人也以其黨惡故名一千六百六十八年正月十三日英  
與荷蘭瑞典三國合盟以法王路易十四奪比利時弗蘭德  
斯部欲平其難反其侵地無何王首先攜貳時淫侈愈甚巴  
力門納賦愈重陰計取他國之財以供其用將失國中自主



之權隳歐州承平之業矣。王剛愎自用，不欲巴力門國人有  
所建白王之弟約克丟克。本加特力教人，其妻爲格拉倫敦  
女，亦入加特力教。約克以告王，王悅之，共思興加特力教於  
國中。與法王盟，潛約數事，言一有機會，王卽自明爲加特力  
人，與法併力以滅波羅特士教之荷蘭人，以兵船助法。時法  
王厚給軍士錢糧，國人不順王旨者，法王使人至國中助  
之。於是每歲王得法王銀八十萬，一千六百七十年五月二  
十二日，英及法盟，大臣中惟格利福亞鄰登二人知其謀，其  
三人不與聞，復僞作一盟意與前同，惟不及教事耳。王終不  
敢去波羅特士教。法王亦不彊之，惟交鄰以利吾國而已。此

事頗秘，迨百餘年，有英士至法，觀於藏書之所，知其謀，意王  
之必謀危政教也。故國人怨王，乃羣議與王爲難。當巴力門  
集議時，王置衛士執兵刃防護，王每加聲色，侈然自肆，亦時  
至上院與聞衆議，出謾語，凡此皆非舊章，意在箝制其下。下  
院中有議王者，途次爲人傷其頰，疑王之陰使之也。高門士  
議後有若此者，重刑之。嫩岡縛密士教大受塗毒，國人欲保  
全之，使復歸以比斯哥巴卒之不納，更厲其禁。約克欲分其  
勢，恐波羅特士之教益堅，欲以比斯哥巴與之爲難，則嫩岡  
縛密士必合於加特力，亦勢也。一千六百七十一年四月，至  
七十三年二月，巴力門之會罷，法人之盟方始，當是時，法之



助餉國之貢賦王猶不足於用索逋者衆宰輔閉庫日形拮据存庫國息一項百分取八或本或利給票爲憑前司庫者大率誠實今議不取此息加於本上下次乃取其六轉輾相欺一歲中常欠民間一百三十萬金負累繁多借資者涉訟孤寡者失望王下令寬嫩岡縛密士之律任其教堂行走爲加特力人作地也不從巴力門之法嫩岡縛密士有不樂從者其從之者奉王俾王自主英與法王定盟之後復侵荷蘭荷人商船自地中海至者貨值一百五十萬金英人謀爲盜而掠取之卒無所獲英執政之耻也一千六百七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與荷人戰其故甚微且陋五月二十八日水師復

戰自晨至暮鏖兵甚力荷人退法之軍士攻破其國徧擾四境荷人不得已乃降維廉者荷之諸部長也頗有才略荷之四境築堤以防川而禦敵維廉使決堤放水泛濫四境法之軍士始退嗣是水陸交戰不甚力王國庫空虛入不敷出求助於兩院一千六百七十三年二月五日巴力門會議納賦於王所以制王之權也王之所行不順有欲阻王之興加特力王之專柄王之侈靡者凡四人爲之領袖一拉色一加文的斯二亞爾一錫得宜一馬耳弗也議仍嚴嫩岡縛密士之禁王昨寬之不協於輿論以告王強而後可下令凡職官行晚餐之禮必從本國儀注而棄羅馬教之理違者立黜之名



曰得斯答律得斯答華言試行之也此大與約克爲難約克時爲水師督聞令卽棄官而去首輔格利福亦遜位王遂伯金恒伯金恒怨而入於拉色四人之黨尙王璽者亞使力後爲亞爾號沙非斯伯烈先已去位而黨於拉色四人矣約克娶加特力王女巴力門不悅乞王止之王不從國人欲弭兵乃及荷平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盟格亞伯亞老之勢已衰居於其位者僅二人於是阿斯波尼爲首輔後進亞爾號但比一千六百七十三年至七十九年在相位七年攬權納賄力拒加特力不欲與法人通知法之行賄於王隱忍苟容之國人不欲法之賂王以與歐洲諸國爲難而法人

惟恐英之合於他國也故賂王但比勸王以約克之女馬利歸於荷主阿蘭日部長維廉爲妻復與約克言之俱許諾一千六百七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婚成國人大悅於是女禍作而斯丟之朝終矣但比之勢漸衰法人怨王絕其歲幣聲王之罪并及但比逢君之惡約從瑞典荷蘭以拒法王乃與法王約三年中兵革不興當許我歲幣三百萬但比署約他相不與焉高門士聞之怒訟但比於朝王援之散巴力門巴力門之會至一千六百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已十有八年矣其始莫不效忠於王後皆疾視怨恨之執但比於朝囚之數年巴力門會時徧散流言國人大懼言加特力人將盡滅



波羅特士之教法及其身命事權由此寃獄大起阿得斯者人素險頗借此簧鼓以爲已利朝廷信之厚其祿入他人聞風效尤造作言語不可究極於是公議一法加特力人不許入巴力門自一千六百七十八年至八百二十九年此法垂百五十年而廢當是時流言傷人執而寃死者甚多蘇格蘭人叛以教事故也英老德堆丟克當國教中太長蘇人沙爾比勒令蘇教盡從以比斯哥巴初王之立蘇之不勒斯比得人遣沙爾比至倫敦言事乃背教而謀已職故蘇人惡之英之軍士桀驁不訓騷擾地方未必遵依以比斯哥巴教而仇視不勒斯比得人郊外或持火器傷人或掩捕人而誣殺之

凡不從王之教者坐以叛逆之罪沙爾比險賊不良人皆欲殺所被陷者與其上益勢若水火前格維難得士盟會中人叛於是琴謀丟克率師討平之不甚行暴於蘇蘇人悅之惟老德堆之新政甚虐王之末年約克丟克自蒞於蘇蘇人愁嘆亞該爾亞爾者格惟難得之首領也人訐之勒令田產八官乃微服遁至荷蘭自一千六百七十九年正月至八十一年三月其間巴力門選調者三次高門士之選從民所悅者多是時國政朝野分黨有名輝格者野之黨有名多利者朝之黨也修明律法以利於民名曰哈別斯高伯斯之律國語謂爾有身也百姓不許無故而入獄折獄者毋得遲滯此律



既成上無虐政成此律者沙非斯伯烈也國人大悅名重紳士間高門士會議王薨約克毋許嗣位立法繼王之後者不及丟克惟以波羅特士力爲重英法每一議出傳宣者三及是再宣高門士唯唯三宣上勞爾德士不從以約克之無功德於民也且入他教故黜之顧民志未定致事多反覆王得操權王力斥與約克爲難者惟許抑加特力之勢焰不使傷害百姓而已沙非斯伯烈欲立莽謀然此王之孽子不當立國人惡之謂約克丟克惹迷斯雖不得立而其二女一馬利一安則宜立者也加特力教中有爲人所獲而見殺者王聽之國人益悅而奉王王益得自恣巴力門末年之會僅七日

而王散之傳諭各教會堂申言一切其意非欲去巴力門惟有事則聽傳集王又言已亦喜波羅特士而垂念於嫩岡縛密士民愈信之擁戴甚固時有流言謀爲不軌者沙非斯伯烈莽謀拉色厄塞錫得宜寒敦等皆輝格黨嘗議國之政教欲損王之權沙非斯伯烈慨然以起兵自任志大力小無應之者懼而走往荷蘭俄而死時有怨國無巴力門政教多缺者陰欲叛亂實未有奇策取勝也沙非斯伯烈謀伺王過來厚斯就彼劫之有知之者名曰來厚斯之計無何僉人貪利告訐於朝拉色等之謀始露然事終莫須有拉色厄塞錫得宜三人被擒格來亞爾既獲而逸之荷蘭厚亞德亞爾被擒



則悉以情告冀免死莽謀走匿後避於阿蘭日部長家王怒拉色等無君而植黨約克惡其言已之不宜立也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出拉色等於獄訊其謀反狀法司寬厚卒以是去其職臨審拉色曰主君乎余得以紙筆代口供乎法司曰可哉亦以主君稱之拉色故亞爾也又曰余向所著書得呈否曰可余口供得命人代錄否曰可然則余婦在俾書之何如曰此無不可舊例聽訟所設之議士咸在與拉色等雖異趣以其無他證故亦以爲當釋曰非里不可乃止曰非里王之代言者也拉色貴人素有重名其意欲存教法俾民自主乃以身殉初厄塞引厚亞德入拉色之黨至是

證成其罪厄塞憂憤自殺於是日非里爲法司十一月二十一日訊錫得宜搜獲其所自著書譏刺政教然亦無人證之遽入其罪而誅之後王時兩人之寃始雪當是時王之權益張約克去得斯答律仍入爲相提督水師無何王染風疾一千六百八十五年二月六日王薨年五十七在位二十五年未病前數日王挾三婦人飲於別殿令妖童唱淫詞諸嬖人謹宴賭博無復人理不知死期之將至將死命加特力教師易服至行法畢與王祝曰王若起必立加特力教法顧平生惡業卽教法師無可爲之祈禱免罪也王之諸臣俱負才略自恃而驕好惡不情以至於敗沙非斯伯烈欲顛覆國之典



型爲王所惡遁至荷蘭而死卽其謀通法人而欲滅之之國也伯金恒亦死於荷蘭富貴功名一旦盡失身沒異鄉窮於乞丐羅舌斯德少好嬉游年三十三運去而敗將死有悔罪之意焉王之不道窮奢極欲至末年而法王棄之憂愁嗟歎死之日歐羅巴人皆笑之獨其弟與加特力教師經紀其喪會葬者寥寥國人不哀其不善如是之甚後世猶書之

### 惹迷斯弟二紀

查爾斯弟二薨弟約克丟克嗣號惹迷斯弟二告其大臣曰茲余嗣位國中政教可悉依舊章榜諭於民國人大悅宰輔舊臣無改於位法之公使在英與定盟約法王路易予之銀

三萬嗣王卑詞謝之徵賦於民此項前主旣歿當免徵無巴力門以主之民始有懼心越十餘日卽至加特力教堂行齋禮國人愈疑先朝得罪之人盡釋之此當於理而與向例不符以王之自專也且其意在釋加特力人之在獄者力查巴斯答者其人波羅特士教中之耆老也有告其註疏教書欲奪王之權不遵教長所定之例者王命曰非里訊之巴斯答曰余無罪今老病病愈就訊何如日非里忿然作色而笑曰將拯爾之命安能少緩須臾耶余夙與衆人偕今得親於教徒余亦習知教徒與罪人之行事彼阿的斯人在桎梏中彼云爲真理而蒙難巴斯答乎爾亦云爲真理而蒙難使爾與



阿的斯其一枷示余將曰之二人者同一國之匪人也例設代者訴其無罪不聽議士亦白之日非里怒曰力查力查爾老矣悖矣著書立說乃大謬矣文字中包藏禍心如卵之黃白盈於壳焉四十年前有諫爾不爲此者則爾福矣爾自稱和平福音之師而一足已入土將來神前爾如何歎吐余若釋爾爾仍不悛余賴神恩將加意於爾焉巴斯答之罪既定罰銀二千力不能納下之獄一歲有半至嫩岡縛密士時事平始釋去日非里封爵入相爲王尙璽羣臣上冕於王之頭樣不稱冕將墮旁有以手扶而正之始克上人以爲凶兆王后亦懼居頃之召上下兩院來會兩院惶恐趨承甚

至以官府黜陟之柄悉操於王故也國人納賦頗豐額外又增賦稅以防外侮亞該爾亞爾莽謀丟克自荷蘭起兵反英人蘇人謀應之惡加特力人爲王故兩地相約以叛此兩人聲勢不振荷之人鮮有助者莽謀之欲自立於理於情皆所不順與亞該爾約同日抵英至是失期是歲五月十七日亞該爾至蘇西北部從者寥寥畏官軍之來拒遂潰亞該爾微服欲遁仍被擒而誅之六月十一日莽謀率師至英西南境將士八十人餘卒百五十人軍資器械甚少英之禦師者不過數百人越二十餘日至當敦從之者四千人羣推莽謀爲王有少女二十七人皆名家女來朝於當敦以旗劍及教書



一冊爲獻英人起師禦之勞爾德察馳爲將後升馬爾伯羅  
丟克甚有名非法山亞爾爲大將莽謀至比知瓦德有礦夫  
千百輩擁之爲王聞亞該爾死不覺意沮必欲行險一戰及  
敵之未成壘也思乘夜劫營鼓行而前前有深溝軍士爭渡  
陣亂而譁官兵聞之不知虛實黑夜放礮相禦及天明而莽  
謀之兵敗素不訓練故也莽謀先遁軍遂大潰後三日爲官  
軍所獲縛至倫敦殺之臨陣死者三百人逸者千人尸積及  
傷重將死者同埋一坎未死而自縊者相望於道王命日非  
里往訊逆案叛人藏於老嫗家實不知情并殺之凡誅三百  
三十人流於他國者八百五十五人死者骸骨貯於鑊鹽水

煮之浸以松油徧挂林木塔宇各犯爲有掠賣人可五六十  
金王后索犯者百人得當敦少年二十七女子賜親近侍者  
其父母來贖人可五十或百金此不獨日非里之虐王亦與  
有責焉王欲定兵額二萬人去得斯答餐禮之法授加特力  
人文武官職除哈別斯高伯斯之律王志在獨攬大權宰輔  
哈力法斯不可則黜之其人素有幹略退居巴力門仍與王  
爲難高門士之會在十一月哥克告於衆曰王每召見聲色  
嚴厲吾等勿視其巍巍而不以職分自盡也高門士不然其  
說禁之壘然衆高門士不肯去得斯答之法又上書諫王加  
特力人之爲軍弁非律宜去之上院亦言今旣太平兵可不



用無庸額設軍士於是散會會十一日王自此不再召會議  
兩院空無人及巴力門復會於此而王之禍作矣王不得於  
高門士惟恃法王歲助一項以給軍士信用僉王濁亂國政  
法司四人諫黜之一千六百八十六年六月新法司議不服  
者僅一人王勢益張國中政教任所欲爲得斯答之法廢加  
特力人出入將相無不可者波羅特人避而去之教士欲使  
軍民悉歸羅馬教會有一亞爾曰麥格非者加特力人勸之  
入其黨對曰余早知神造人矣終不信人造神也蓋指  
加特力餐禮以酒與餅變爲神之身與血也有格爾格者  
曾仕於回國擲掄王曰余已許回之王若有他舉余心從於

回之教矣王之女安誓從波羅特教日非里雖貴近亦不從  
王之教教士見王偏護加特力人將滅波羅特士而自專其  
政欲諫王王下令曰駁詰教事毋許在教院立教中議會有  
不從此令者責之教士在教院議加特力教之非王命教長  
黜之不可遂黜教長一千六百八十七年羅古斯得爲相波  
羅特士之最貴者王黜之以森得藍爲首輔王惟加特力教  
士比得利之言是聽四月四日王出示諭民曰恩答爾然斯  
之令凡國中習教者各從其便例不加罰於是波羅特士之  
嫩罔縛密教人見之卽更定教院顧心知王之右加特力人  
也當是時國中太興書院堪比日之大書院其生徒肄業者



有加勒力人將爲選人副院長以其不誓從波羅特士也斥之不入選又一太書院在阿斯福生徒叛王共推加勒力人爲掌院王盡黜之夏羅馬國教長充英公使秋比得利爲相加勒力人游行都市從其本教服式王大悅謂此倫敦也今而後乃加勒力城矣王子智自雄不得賢者以相助爲理卒之自蹈危機爲列邦人所耻笑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復行恩答爾然斯之令方言從人之便也申前令而附益之五月四日王命各教院盡讀此律令必二日乃止倫敦諸教士執意不從告於教長以達王聽上書言必收回詔令凡教事非巴力門所定不宜擅易也不聽二十日行法之首日諸教士不

肯讀法有誦但以理書不事偶象之言者有云余雖讀之汝等若弗聞焉者可也一閱而散王怒召諸教長盡拘於司敗以其格王命而顛覆國之典型也六月八日徧國中譁然教長錮於軍壘諸勳貴往探之軍士守者互相酌酒曰教長福矣其將弁呵止之若弗聞十五日就訊於公廨從哈別斯高伯斯之律也有保之者卽釋去二十九日復訊於味斯閱斯德院自晨至暮百官詳審畢如力退而謀之是夕門鎖明日再訊國人急欲探聽則無罪矣歡聲若雷對之祝稱者幾徧國中競以物扮羅馬教王狀送至王宮前焚之是日王在倫敦城外軍士駐營之所聞喧譁聲問左右對以無他此軍士



聞釋教長故，懽聲大起。王忿然曰：「此無他，令教長他日益取咎耳。」黜法司二人，以其不從王之旨也。是月，王后生男，國人疑其非王之子，恐此後將有加特力之王。故宰相森得藍入於加特力黨，波羅特人及國人欲自主者，緣此將以國之政教畀維廉為阿蘭日部長，乃英王長女馬利之貴婿也。國中諸勳貴陰相議定，六月晦，使人以書召維廉來。維廉左右皆不悅，王又稔知國人皆與王為仇，得諸勳貴之召，即從之。欲親攬英之事權，以禦法王之侵陵地方。而王於法王則奴顏事之者也。維廉召集兵船，人莫能測。九月十五日，王猶未知法人聞之告王，王惟擾失措，乃厚待教長，欲召巴力門而黜

宰相森得藍，森得藍即至荷蘭，降於維廉，盡洩王之陰事，以求媚焉。然而晚矣。十月十四日，王生日，人見日初出，即被蝕。溯六百年前，哈斯丁斯之戰，而易代者，亦此日也。維廉之舟師已集，暫泊守風，亦如諾曼之維廉將攻英倫而守風。月將盡，風大利，人呼曰：「波羅特士之東風。」十一月朔，師行，兵船七十號，雜損之船七百，馬四千五百，人一萬一千，英及蘇之勳爵咸在。初四日，泊於托爾卑，英之西南境也。初五日，維廉率師登岸，是日也。維廉生日而娶馬利之日，即此日。破根剖得計之日，亦此日。前加特力人埋火藥於巴力門院名曰根剖得之計一將馳而告於王，言未畢，喘急而暈。於是維廉出示諭民，言爾民一切困苦，凡



吾之來所以爲民興利除害將立巴力門議國政修教中善後事宜俾波羅特士之嫩岡縛密人得以自由王所生之兒將究其眞贋行至以斯得百姓不敢懼迎以往時叛王者事定而受重刑也勞爾德岡不烈先投順將弁有去王所而來降者嗣後遠近歸者甚衆假號據邑以叛王王在倫敦心懷疑慮聚兵屯營越半月始往副統兵官勞爾德察馳降維廉王懼棄其軍而逸去之安多法以其女安之壻祗納馬王子若爾日在彼故也顧已遁而降於維廉不得已仍回故所其女安亦去乃嘆曰天乎余之兒女亦棄吾去乎二十一日維廉自以斯得趨倫敦王之軍士莫有禦者百姓從之如市

凡在境內及海口咸聽命王憂迫不知所爲將去此他適王后及新生子先遁至法蘭西越一日王亦決計遁矣十二月十日夜去倫敦渡達迷斯河憤而沉其壘維廉卽位別刻一印此壘後有漁者得而獻於朝王匆匆上岸乘馬而抵海關僱一小舟去百姓知王之遁國中大亂凡所仇恨者悉被執辱加特力教士預知此事先遁日非里身易舟人服匿於酒肆百姓搜獲大喜且詈且笑拳石交下俄而擁至官廨有司見而踈踏曰君辱臨得幸侍杯酒僉曰彼今失勢柰何若此有司驚悸死日非里私謂人曰人將魚肉我急解我至營壘方免在壘卒遭惡疾以死王爲人所詰曰爾加特力人也越



境奚爲仍入倫敦維廉漠然未有以處之有告王曰欲國中甯謐汝宜去之於是仍往法蘭西

巴力門議立君位

越二月英王之冕未有所屬維廉當國攝政特未爲王上下兩院勸之下令於民選衆集議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議會既集謀定君位巴力門兩院中人凡三等一號多利其人謂王者受命於天位以世傳惹迷斯弟二固當王惟國之政教毋得自專而已一則謂此故王不足恃而王之家不可廢王卽復位必波羅特士但人代之爲政一名輝格其意不謂天立君傳國以世以爲今君民之約已廢王怠

棄律法而大去其國此位當擇有德者居之下院中輝格人居多二十八日高門士會議立一文書言惹迷斯弟二顛覆國之典型絕棄君與民之初約偏聽加特力人欲翦滅教法以致去國遜位而此坐遂虛明日又立一紙言今百姓意此波羅特士之國而加特力人爲王則不便此議上院中亦云然惟多利勞爾德士於前議云云則大不然二議各有異同上院中欲波羅特士代王爲政者四十九人其不欲者五十一人前議有君與民之初約傳聞異辭信者五十三人不信者四十六人又議君位已虛之事是者四十四人非者五十五人復有人言王自遁去非遜位也高門士聞勞爾德士之



言皆去於是兩院議輒不合維廉才而甚口且操得言之權則曰今余此職若有代者余即去之余固非緣余婦及余婦在一日而爲一日之君若不聽余之自爲政余弗能爾等善議之余可回荷蘭也高門士終執前議勞爾德士不得已從之兩院議定二月十二日維廉與馬利同爲英王政權一操於維廉議若無子則王之冕傳於故王之次女安是役也傳國以世之禮廢而去加特力之王後亦永不許加特力人爲王阿蘭日部長之王英雖其婦爲王女卒得立如是則國君之立民爲政特非常例遇事變則立君由民耳上如意於維廉馬利之時巴力門獻條例俾知英倫百姓得以自主懼王

之專其政教也故云王自擅權棄律非國之典百姓有言得達於王國家無事勿設兵額如力議士毋許瞻狗巴力門得常圖議國政維廉夫婦一一從之十三日巴力門乃上冕於朝立爲英王

### 維廉第三馬利第二紀

維廉弟三得立爲英王兼主荷蘭各部素有名譽拯已國之危不爲法王侵奪土地今來拯英國政教不爲王之權勢所壓當是時新王之威名才智冠於歐洲旣而立大臣錄百官欲輝格多利二黨之人相合法司之酷者去之別立廉能之人王入自他國有事輒偏庇荷蘭故英人不甚愛之其得立



也非舉國皆悅而歸之仍有異議者言國宜世及多利教士  
多有不樂從王者別爲一黨曰嫩如勒士其人意謂循  
教旨惹迷斯宜以世立特可稍減其權而仍復其辟不然願  
去職不願入覲於王教長八人教士四百人悉去之僅在家  
食其祿入嫩如勒士僞立誓云今服現在之王後歸當璧之  
君此與前項人等俱名曰雅各卑的士故王惹迷斯弟二羅  
馬人稱爲雅各言其爲惹迷斯之人也軍將與維廉爲難者  
潛使人上書於故王叛人立維廉而得是職者亦與同謀冀  
免禍也又有故王之黨馬爾伯羅者爲新朝宰相告惹迷斯  
以國中陰事更有僞輸誠於王者使之嚴刑峻罰以得罪於

民緣此維廉之得位行權快心於英難矣哉特其政使民得  
自主頗有膽智毀之不爲動阻之不能奪有奸謀者先事豫  
防之其有狡而才者亦節取而用之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四  
月十一日維廉夫婦共爲眞王其於教事從人自主始嫩岡  
縛密人助之得國五月二十四日立一法曰到勒拉審俾嫩  
岡縛密人大半不爲教法所苦若其人立誓從王與以比斯  
哥巴之道相合者將盡釋之國人不可乃止巴力門議納賦  
之法盡善初查爾斯第二得立爲王巴力門甚喜每歲納金  
一百二十萬王自奉而百官祿入亦厚惹迷斯卽位亦如之  
後增至二百萬金維廉既立欲得前項如惹迷斯時高門士



議一百二十萬金，且納一年，而分數項半給王家官俸，半備國用。凡兵船軍士火藥器械所需一切悉歸下院核實。至今守其法，而高門士常司度支。於是王不悅，謂巴力門之非誠服也。遂散會。蘇格蘭聞英之巴力門，遂去惹迷斯也。大悅，以其虐於蘇民也。間有樂戴故王者，高爾敦，丟克，據壹丁不軍壘以叛，奉故王之號。後數月卒降。騰底非岡，性素狡悍，誅戮蘇之教會中人，以勤王爲名，與英將馬該戰而勝之。於陣受傷，俄而死。軍中奪氣。當是時，蘇之以比斯哥巴教法遂衰，而不勒斯彼得教法轉盛。無何，誅格倫哥民之事起。蘇之教事復一變。格倫哥民者，蘇之北方人，好亂而無勇。英王定計賞

其部長，下令若立誓投誠者赦之，不然殺無赦。立限以待，首領麥力那者，以道遠，雨雪載途，失期不至。有告於王，命立誅之。軍士星夜潛往，戮其首領及從者二十人，焚掠一空。主兵者二人，不以實告，故寃死，報宿怨也。故王惹迷斯去，英歷三月復歸於阿爾蘭。軍械火藥錢糧皆法王所助。英之巴力門大恨，欲攻法王。卽位後，意卽欲糾歐洲諸國，併力拒之。加特力人爲阿爾蘭百姓者大半，惹迷斯至，則大喜。軍士聚者漸衆，地方得者頗多。惟北方地名沃爾斯的者，中多波羅特士人，負固不服。惹迷斯攻之，弗克倫敦德黎壘之軍士少，而精悍，攻者傷乃退。故王駐於都伯林，召阿爾蘭巴力門會議。中



多加特力人議使百姓田產入官甚多不准波羅特士教堂聚會犯者誅之此與前入教從人自便之命大相刺謬錢法大壞出示行假銀價過真者百倍一千六百九十年六月十四日維廉親征阿爾蘭惹迷斯禦之後十七日敗於薄以恩王居陣後將敗先奔舟行回法蘭西後二月維廉回英倫使其將別征諸叛者歷一年而四方之地盡服凡加特力之軍士給還器械旗幟任其所之後為法王路易軍士善戰有名薄以恩之戰法之水師敗英與荷蘭之人於海上英之水師督陰附故王故也法人上岸焚英西南一市集而去一千六百九十一年維廉回荷蘭與他國公使合謀拒法於是英及

日耳曼荷蘭撒歪西班牙諸國同盟日耳曼大王為盟主時日耳曼為大國稱號如中國帝王名理泊而維廉實主其謀操戰守之柄法王路易貪橫不道窘辱波羅特之民為列邦所惡路易欲自為計一千六百八十八年滅巴拉帶納其地屬日耳曼波羅特士中有名城悉遭灰燼其意劃一空地以禦外侮一千六百八十九年諸國始合而攻之至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兵連禍結盟會益堅法人乃懼而請和英之新王當一千六百九十二年君位將危大將馬爾伯羅寓書於故王王女安以書達父中有悔罪語水師督拉塞及諸將亦推奉之起兵北方冀他國來助有自英來歸者法王遣其將都爾非助之渡海攻



英新王在荷蘭王后馬利禦之囚馬爾伯羅召水師督戒之  
曰有告爾有一心於余禱爾職余不忍且重任爾蓋深  
信爾之不墜聲名亦不捐棄故土之榮也慰諭遣之於是拉  
塞力禦敵人潛約法營若黑夜渡海可陽爲不知也者都爾  
非復而愚弗聽五月十九日戰於拉合海角英與荷蘭之兵  
船其裨將水手敗法之水師幾盡故王在船目擊此戰雖爲  
英軍所困不能不嘆其國人之善戰也英之兵船往攻法地  
不勒斯得將焚其船與軍工二廠有先以告從故王之英人  
其人告於法王得預爲備大敗英軍或擒或殺者七百人一  
千六百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王后病死國人共哀

之后多才能王他出安內攘外一稟於后行法於國使益整  
齊立醫院於格令壹支凡兵船軍士之受傷老病者養贍終  
其身后死時議會立一法曰得來捏言三年也巴力門會議  
期以三年過此則散而復選當查爾斯弟一時曾行此法查  
爾斯弟二去之議會有至十七年者此法一出王之權將稍  
減而百姓得以圖議國事維廉始不可既而勉從之此法至  
若爾日第一而變巴力門會議期至七年無何高門士賣法  
德立福者高門士中斯比格也倫敦人賄之以自便其私衆  
高門士知而逐之一千六百九十五年立一法曰德里森言  
謀反者也有告者法司給犯者一紙書明罪狀旁有律法士



爲之往來辨論其議士代爲評事者使犯者悉知其姓名俾無枉濫及報復事再首告人罪毋得引三年前事高門士會議此法有亞爾亞使列者先習向大眾中言語語時忽忘之勉出數言議賴以成其人起而言曰余將自言其意法之是否且無與我事余心惛然不能自明其意若人無有助者而欲自保其祿位守其身家全其子孫不亦難矣哉聞者咸爽然議遂定列邦會戰之事法蘭西之財力已殫各國亦如之一千六百九十七年乃議和同盟於荷蘭之力斯維各國疆域如故法王路易自言願以一維廉爲英之王斯丟亞家自作不靖余不之顧矣維廉自荷蘭回多有失信於人之事

而百姓甚稱王之英武巴力門議軍士祿糈太重將減之新王不可知後必有軍旅之事以法王之無意於遠惹迷斯也亦無有諫之者法王聚兵於國日盛一日西班牙王無子而病一旦身死法人必思吞噬歐洲之難未已也巴力門略減軍餉迄無定數明年新巴力門會議不特尅減兵糧且定國之軍士必國之百姓王聞之怒以其將逐荷蘭舊日護衛也亦逐波羅特士異邦之旅於英者昔助薄以恩之戰英人宜善遇之王愈不悅意將返其本國俾巴力門別立一君出榜示民且諭巴力門有勞爾德薩麥者諫之乃止西班牙人憂其君之無嗣而國之將分也一日耳曼大王一巴威略王一



法蘭西王三君者皆與西國世有媿姬可以得國英王私約分散西地各給一分此與國之理法不合以其不與執政其議也其意欲列邦之王無有強弱且不欲法與西兩大國合爲一家法王路易初意同此後忽中變背約一千六百九十八年分地之約成西班牙印度比利時屬巴城略西西里屬法蘭西王密蘭屬日耳曼主弟二子查爾斯無何巴威略之子死更立約券以其所應有之地悉歸查爾斯法王路易遣使告於西人言此英王之意西人怨王國人聞之亦不悅輝格人之爲宰輔者衆怒強使王黜之一千七百年十一月一日西班牙王死法之陰謀始露稱西王遺命非立爲君乃安

若丟克法之王孫法王棄前約卽遣其孫至西班牙爲君送之日今而後無比里尼斯山之阻矣言將合爲一家也一千七百一年英立一法曰色德門忒言定後嗣王也議定王之後故王安繼之安之後未有定其幼子去年死議傳於索非亞及其子孫之爲波羅特士者索非亞乃哈諾威之后其母巴拉丁部長之妻英王查爾斯弟一之妹以利沙伯是也雖習於波羅特士而於王族支派頗遠英國中哈諾威家新立一代此議出俾教事獲益又使異邦人來者勿重得利國中律法宜公後之王者必英之教會中人巴力門不許王他出巴力門不欲啟兵端非邦土不取異



那人不得充巴力門一切文武官弁刑法之官有定俸王不得任意黜陟使斷獄者得操其柄秋各國合兵攻法國討其兼併西地也維廉爲之主九月十六日惹迷斯弟二死法王命其子爲惹迷斯弟三英人聞之愈怒王散巴力門而立輝格執政二院復會納賦於王王起兵征伐艱苦備嘗俄而嬰疾自知將死赦馬爾伯羅而用之文武材力甚得其任遣人告於安冬王病甚語左右曰余弗及夏矣一千七百二年春康熙四十年墜馬傷胸三月病熱八日而薨在位十四年年五十二歲王雖多過失歐洲中自爲傑出之君救國人於君上強暴之政振教會於百姓困辱之時不賢而能之乎哉前

一千六百九十八年俄羅斯王彼得來英居於軍船廠習學造船等事

### 女王安紀

一千七百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卽位是爲女王年三十八歲材質甚庸易爲人制其夫若爾日乃太尼國王子更北蘭丟克亦庸才也爲水師將領後充都督水陸軍馬女王甚惡維廉并怒其黨意彼於教會不行禮拜國政專恃巴力門兩院馬爾伯羅之妻在朝能制女王而喜輝格人朝士多附之者女王亦擢用多利人爲相首輔可道芬多利人也爲勞爾德佐三朝之政與列邦謀成盟會於是馬爾伯羅爲大將帥



師以出五月十五日英倫、奧地利、荷蘭三國合而攻西法。欲去法王路易之孫爲西王號。非立弟五者將以西王之位。與奧地利、丟克查爾斯立君由民。此非禮也。法王路易以惹迷斯弟三爲英王。英人惡之。亦以其非禮也。夏馬爾伯羅會師六萬兵來各國。其始軍政難肅。主將宏忍寬恕。導以良規。俾用命而獲勝。攻法將波弗勒斯於荷蘭界。逐之出境。收復芬路、路里、莽里日三城。通繆斯河道。乃駐師於荷蘭。回英升爲丟克。又水師在改的斯將士不和。無功而返。僅獲西人之運銀船大半。自沉於海。西印度水師將奔薄與法兵船相戰。至其偏將違令。死傷甚多。返國而誅。不用命之罪。礮擊其二人。

秋新巴力門會議中有多利人亦分一黨。一哈諾威。一雅谷。派的哈諾威與輝格人議合。君位必傳波羅特士。但依前色德門例也。雅哥派的人不從。餘亦合而與輝格人爲難。且與的森德士相仇。的森德士不允之謂也。即嫩崗縛密士。立一法不許人入的森德士教堂。毋許作僞實。則阻人自便之法也。的森德士之不勒斯彼得人爲文武員弁者。如法受晚餐於英倫教會。仍自歸其教堂。如是者數年。亦無有許之者。無何國之大僚以的溫者列其職事。誇耀而至。的森德士教院衆譁。由此不許間用本國儀注之法。更嚴有從英教法餐而入的森德教堂者。褫其職。再犯罰贖。三犯定罪。巴力門議上女王從之。其夫在上



院同議已則時犯此法、人亦無如之何、上院中多有異議、後卒行之一千七百三年、葡萄牙王薩歪丟克始來同盟、奧地利王子查爾斯自稱西班牙王、英將馬爾伯羅新得一城曰邦餘、復得數處、南方有法蘭西及巴威略兵欲攻日耳曼地、至維也納、以此成馬爾伯羅之大勳、先是颶風大作、英人大災十一月二十六日夜起至明晨乃止、自法之羅以爾河至英之北境、倫敦喪費五百萬、溺於海者八千人、漂沒海舟三百號、小船九百、拔水二十五萬株、牛羊死者萬有三千、民大愁慘、女王下令勸人祈禱云、此事我知神震怒、吾儕人類未盡殲滅、皆上神莫大之恩焉、馬爾伯羅謀再出師以

救日耳曼之難、獨斷於衷、不告左右、先發兵防戍荷蘭、比利時乃渡來尼河、通大腦河、至巴威略、軍行肅然、無有勞擾、與奧地利合攻法蘭西、巴威略法將大拉德與巴王禦之、千七百四年八月十三日、大敗法巴之師生、擒大拉德、并獲軍校一千二百人、凱旋後、奧人酬以親王、英巴力門益以茅土、當是時查爾斯率英與荷之師至葡萄牙、將攻西班牙、不克、英水師將羅格攻日巴拉大克之、此處為地中海門戶、地本堅城、築於磐石上、英取而新之、築礮台、設營壘、水師屯於要害、陸路人不能越、真形勢之地也、安為女王國中大事、乃使英與蘇合惹迷斯弟一以來、頻煩圖議、迄未有成、至是始立盟



約大略云此後國名不分兩地惟合一家而已繼統之王仍歸哈諾威家兩地商賈行旅舟車賦稅統歸一律同立巴立門兩院蘇之上院十六人下院四十五人初甚疑阻慮其或分畛域既而卒成之一千七百七年五月一日英蘇合國之盟誓成名曰格勒的也比利敦舊名一千七百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馬爾伯羅大敗法將味里勞於拉迷里斯法之死亡者萬有三千人軍纛八十面喪失軍資器械無算法人於是乎失比利時荷蘭之地凡此律悉安都厄比近的不路日等大城開門而納馬爾之師諸軍壘相繼納款復遣兵至西班牙比德不羅亞爾將之取加達羅尼瓦稜薩二大部其民任

從壤地利王子為君別部加斯的人不可西人大半願助法王孫非立以禦壤地利當是時法王路易敗而求和列邦之王惡其無信不允所請一千七百八年春惹迷斯弟二之子至蘇欲黨之者助其舉事至佛的河英之兵船在彼風亦不利退還仍回法蘭西七月十一日馬爾伯羅大敗法將溫多米於窩德那誅獲萬五千人大旗百餘面有大軍壘曰來爾防戍甚嚴亦大破之開法之都城巴黎斯大路英師從此易入時朝中執政皆輝格人前此有二人者一哈理一森約翰俱多利人也或勸王黜之女王不得已從之夏英蘇始合選巴力門秋女王之夫若爾日死勞爾德薩麥斯掌機密事勞



爾德苟伯始為英蘇大蓋瑟勒力查安斯羅為下院斯比格一千七百九年九月十二日馬爾伯羅大戰法人於馬巴格法將米拉斯結寨甚固英人雖勝而死傷多於法人明年始開大教會堂於倫敦法王路易以國衰求和懼英來攻以國界要害多失於英故也列國之王立歛要約心不能甘刊章告於國人欲百姓助之且將去巴黎斯恐馬爾來攻亦不服於要約之盟當是時兵非不多也將非不猛也大臣非不賢能也無有能助王者顧一微賤女子立於女王之朝教士講道愚闇者二人得成大功焉女王初悅馬爾伯羅之妻一切政教俱從其言馬爾之妻恃才而傲挾術愚王王雖闇弱乎

顧不能堪女子馬善者馬爾之妻薦於女王王又悅之而疏馬爾夫婦此女與故相哈里有戚亦多利人也教之言於女王奪輝格人之權有教士薩舌弗勒者會堂講書言國人宜服於王勿逆王旨以維廉為叛者謗之兼及其黨言人喜從的森德教士自主之道非西教中法也首輔可道芬聞之怒同官亦謂叛上者宜罰此事若不行亦澹然相忘緣此益重其人之名國人咸以其為教事而受難愈求其書未幾而所著之書已印行四萬本矣薩舌就訊時國人挾以出入女王亦往觀之國人見之譁然曰英之教會及薩舌皆願求馬舌斯英國王者之稱庇祐之次日國人至的森德教堂火其器物



辛輔等定擬薩舌毋許會堂講書者二年焚其所著之書國人喜其罰之輕謂之獲勝多利人之與辛輔爲難者宣言於衆曰吾黨將被逐矣國人震恐於是哈里及馬善等勸王散會一千七百十年九月辛輔等見事不可爲皆乞休去國人復選巴力門大半多利人也哈里爲阿斯福亞爾晉首輔森約翰後加薄林薄格非岡的爲次輔與巴力門定例毋許國人間從英之教會時朝廷執政一新而馬爾伯羅出師攻巴黎斯之事遂止一千七百十一年法將味拉斯築堅壁於法之邊境拒敵之內擾也自謂重關設險人不能犯卒爲智謀之帥率師入內不失一人取其堅壁法軍雖衆視如無人惜

乎功烈不就以權臣在內議和而罷戰也和議誠美特其意欲中傷大將潛與法王路易定議立約諸將聞之解體一千七百十二年春罷馬爾伯羅大臣等欲害之訐以軍中貪橫之狀討之馬爾性雖好貨其產素豐及爲大將未有定俸軍中間有讒言則大譁謂彼待吾曹良厚也於是馬爾夫婦避禍他國迄女王之死當是時英不出一兵列邦亦議和立約一千七百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和約成大意法與西毋許統於一王惟法王子分封別成一國則可法王肯推女王爲英國王亦許哈諾威家繼爲英王前用兵時所取日巴拉大銘奧格二地竟屬於英許英商掠賣黑奴於西班牙屬土者三



十年約中條例此為酷虐荷蘭許仍於邊界戍兵防法來侵凡血戰十一年歐洲之國略如其舊無有廢興一千七百十四年春新巴力門集議中多不悅將來繼統者之約潛與不里登得偽王之稱即惹迷斯弟三之黨相往還女王病國中二黨皆懷疑慮六月八日哈諾威國母索非亞死其子若爾日得立英有二相阿斯福與薄林薄不協以此俾女王末命之日愈危薄林薄不信西教著書甚多欲顛倒教事已為海察爾至教首於巴力門中其位更固欲立法於國中毋許的森德士開堂講學及行教於富貴家巴力門議同六月二十五日女王亦允之事成之曰女王死法卒不行薄林薄者雅各派人欲為

首輔心輕斯丟亞的家列王之才能禮法尙璽大臣哈爾可附和之阿斯福者哈諾威黨七月二十七日罷相薄林求代之而引雅各派之黨其事於朝輔不里登得為王此其本謀也然輝格之黨立法預定待時而動後二日女王將死召大臣入議有二丟克亞該爾索美塞言於王曰以舌羅斯伯力丟克為元輔則事濟矣引之入王臥內授以大拜此事為雅各派人所深訝而亦無如何立波羅特士但人為王之勢乃成八月一日女王薨是為斯丟亞的朝之終在位十三年年五十歲

是時英之國政大有變遷自查爾斯弟二迄女王末年而王



者之柄與巴力門自主之法至此而定君民爭權始自約翰王時國人強王立一條約曰余一人有限制之權爾百姓有應得之惠歷五百年彼此強弱反覆不一終至國人滅棄其君及其子孫易一朝而更立條約仍行舊法約翰之法曰馬格那察大義德瓦弟一之法曰太拉日疴查爾斯弟一之法曰比的森阿非來的查爾斯弟二之法曰哈比亞斯高不斯至於是朝而維廉弟三之法曰必爾阿非來的斯又立一法曰色德門言定後之繼統爲君者也凡此各立名號自成令典可悉數也一千七百二十年英之商船三千二百八十一號水手二萬七千二百人在東印度之公會初次駛舟至中

國通商後十九年有一船行澳大利海濱當查爾斯弟二歸國時銀錢立諸外庫國家多事兵革不休借欠民間至女王末年金錢五千二百萬計銀二萬萬矣法之波羅特士人爲法王所逐散之四方其來英者五萬人居於倫敦織作呢羽細布一切奇巧之物國人效之大有裨益大興天文算數之學一千六百六十年七月十五日王建一會所曰勞耶所塞以的言王之會也多集天文歷算之士其中王厚餼之尤著名之士曰包以爾曰何格曰瓦立斯曰巴羅曰哈力而始爲光學者曰紐敦兼通象緯麻學創作遠鏡者曰客勒格力先爲反照之器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者曰弗藍斯得哈



力始考察彗星往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至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八月十日英始建觀星臺宏鉅高敞甲於海內性理之學亦為最盛曰駱克者著書有名國中戶口五百萬至七百萬不等俗尚頗奢溺於聲色有識之士起而立說以正之蒸蒸向化道一風同矣

英國志卷之六終



